无卷集

記

三十六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十二

記

松崖精舍記

雞足之麓西馳爲白達村之松崖月城金由善父築室而居之由善父之言曰松者卉之類而有歲寒後凋之節崖者岸之屬而有壁立千仞之象雖雪霜交下風霆震疊而其所性則無改也誠物之可尚者故吾以名吾室子盍爲余記之使之朝夕寓目而有以自勵耶也余曰松崖之說子其自知之已明矣由善父越自髫齔之年克體慈闈之念讀書爲士已有所立長登高第羽儀於朝玉堂薇垣烏臺 胄筵無不

歷敗既而丙丁之後不樂於仕歸袖脩然則清官要
職又朝夕而至於荆門之下而由善父若無覩也介
于石而愈堅矣朝廷繼嚴不仕之律使之禦慙于關
海之上而由善父不動一髮如赴樂地既歸視其氣
貌於昔年無改也其所謂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者非
耶然則松崖之說不惟知之而又已無愧於其義矣
若是而尚可以贅吾說乎雖然無已則有一焉君子
之道不尚其一偏而唯以全體爲至故記曰大備盛
德也釋回增美如松栢之有心不改柯易葉故物無
不懷仁晦庵夫子亟稱於曾子曰落脚下手壁立萬
仞朱夫子又自謂曰使某壁立萬仞豈不爲吾道之

光至於形容仁體則曰蒼崖無古今夫聖賢之道大小大事而其所以取譬者不過如是何哉蓋人稟天地之心以爲心而或至於不仁者利誘之也欲汨之也利欲之害甚於風霜而此心之靈易累於物故喪其本體而爲攻柯易葉之木矣釋囘則利欲不容增美則善端無窮而仁可得矣是不亦松栢之不變於風霜而以保陽春之潤者乎夫然後盛德大備可得以言而曾朱之道亦不外是矣蓋嘗聞曾子之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至於易簀之際死生變於前而真心見前卓然而不可亂故求仁得

仁受聖人之適傳以及於朱子則二夫子之所以壁立於千百世者爲如何哉今由善父勿以一節自足必以全體爲心日從事於釋回增美之訓而仰泝乎曾朱之心則古人之大備盛德將不在由善父而誰歸耶若是而稱曰松崖松崖云則豈非取名廉而責實大乎若余者當此風頭立脚不住病懶雖甚尚能聞風而興起不覺誤有平日之壯心也若夫見其蒼然屹然之氣象而發其吟風弄月吾與點之趣則倘能爲由善父相觀於異日而有得也　崇禎十三年南至月上澣恩津宋時烈父書

迂齋記

詩書虞夏之文稱聖賢者多矣而無曰所謂迂者焉蓋聖賢之道大而精遠而近疏通而縝密雖欲以迂名之而不可得也自子路以正名爲迂而譏聖人戰國之君急功利後仁義而孟子以迂濶見稱其後慕孔孟者仍亦爰是而不厭也司馬號以迂叟晁氏號以景迂至於晦翁夫子之自道則此爲其雅言而世亦以是病其道之難行斯亦聖賢之不幸而迂之大幸也歟物固有賤於古而貴於今者斯亦所遇之不同乎然於晦翁之世則尤可異焉故離騷之淫泆遇晦翁而繼風雅閩越之蠻鄉遇晦翁而爲鄒魯不韙如僞學之名而人爭慕之如將不及也遇晦翁者無

不幸也況迁又其品題者乎自後學士大夫嫌以自
居雖高標揭己者亦有所逡巡而不敢也晦翁之道
可謂尊矣而後之人莫亦可謂尊之也至矣完南李
相公始家終南山下自號南巷居士今　上初服亟
榮晉接　上日聽其謨猷因以迁教之公雖不敢當
亦不敢辭也於是結數椽於廣陵先廬之側遂以
上所教者扁之夫爵禄之寵榮矣而有德者之常分
也旂常之紀美矣而有功者之恒典也希夷和靖之
賜號雖出於古今之所罕亦只是隱居獨善者之所
宜也豈若公之所得者會從聖賢上經過而後世不
敢望焉者也然則丹書鐵券不足爲公重清班峻秩

不足爲公貴將舉天下之物而無以易此也則宜乎公之拜賜而無斁也雖然吾有懼焉宋之乾淳叔季之世此晦翁所以見迂也今　上以天縱之聖有日月之明幽眇微隱將無遺照則其所以迂之者果如晦翁之謂乎抑真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也晦翁未嘗以迂自必而忘世者道之所存也道之不存而徒有迂名者是真迂者也若是則寬閑之野寂寞之濱可與淳古者高談者哉然而大者優哉游哉以卒其世者真公之所爲也公乎敢問所安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夫晦翁之道具於其書公能講而明之不知年數之不足體於身驗於爲知其真不我欺然後又有

以日啓迪於吾　君則其所謂大而精遠而近疏通而縝密者皆可以爲吾之大用也至於是也請之迁斯可矣謂之不迁亦可也公將以此而易彼不亦宜乎噫遇晦翁者無不幸而其不能幸者獨南渡之社稷也今公幸遇晦翁之迁矣毋使當時遇公之迁而不幸焉則迁爲公之幸乎公爲迁之幸乎必有能辨之者也公每謂余爲迁余又迁之迁者也宜識公之齋故於是乎書歲癸巳月日友人恩津宋時烈記

沃川郡義倉記

沃川巖邑也土嶢而賦重民無盖藏之積故少有凶歉必先諸邑而病焉前後長民之官盖莫不愍念而

計無所出也今　上即位之初勵精爲治九謹於守宰之選於是咸陵李侯來涖是邑其　陛辭也　引見於前席咨所以爲政而勉勵之侯於是感　上之憂民之切而矜民之瘁於賦而困於歲也圖所以紓其力而濟其急也遂倣朱夫子金華婺源社倉之遺法以設義倉而出其私儲者前後米若干租若干布若干選付邑人之勤幹者李汝達鄭信畏鄭弘達全顯承等貿遷糴糴不期年而爲米斛者四百租斛者千布百者六七矣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凡吾所以爲此者將以賑貧乏而助征徭也然此非吾之所倡也乃朱子之法也非朱子之法也乃周公運用天機

爛熟之遺制也顧念諸道之稅莫重於湖西而湖西之稅莫重於沃盖正稅之外又有四分一之加賦以爲轉輸夫馬諸色之費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今以此米穀依朱子法只取什二之息則歲可得數百斛穀矣以此充諸加賦之數而正稅之外零星科目悉從蠲免則民無大小戶無主客均受其惠矣且民常不免從豪右貸子母之息而猶恐其不及今什二若息之最廉而又免奔走候伺得粗償鑿之弊矣春而散以濟其急秋而斂以助其稅而又稍捄其餘儲蓄既饒然後一依朱子所定條約而行之則施益廣而所濟益衆矣然吾特發其端而已若其討論而損益

世守而不墜則在耆老諸君盡以朱子之心爲心而相與勉之哉咸庠應曰諾遂委其事於郭丈志仁忠義衛李翊邦別坐鄭漫進士李復初郭廷瑗諸人余亦忝隨諸人之後與聞緒論而未幾西歸則卒不得承事而諸人盡心殫誠行之數年實惠之及民者不可選記矣歲壬辰閔學士鶚重大受奉 命前後廉察兩湖習聞其事而善之爲寫其條約一通還朝引朱子乞行社倉議亟請頒行於國中以廣 國家周窮卹匱之意且賢郭丈之爲人請加禮 召益講利病俾得行之無弊 上下其議於廟堂顧以多事而未遑也余惟同胞之倫皆在所愛之中而惻怛之心

必先於貧窮無告者第其窮而在下則此心無由得施矣雖幸而得效一官小文以拘於前何問以撓於後則其所獻爲不過簿書期會之間而已又其下者則營私肥家之是務焉孰知畏隱之爲何事哉今侯能於法令之外克己好施以爲一方久遠之規且令邑人之賢而不爲時用者得行其愛人利物之心其爲德可謂盛矣抑嘗聞朱子之道其全體若天地之高深人不能窺覘而測知也惟能於迹上深究而力行一一無所遺焉則所謂全體者不外是矣今 聖上幸惠仁侯使一方之士得行朱子經濟之一端而一方之畏永被朱子惻怛之餘意則豈非此邑之大

幸也數使後之繼吾侯者果能無物我之間而益留其意一鄉之人亦念其所遺之不易皆能盡心如郭李諸文而當路如大受者更達　天聰卒如所請則環東土數千里舉囿於朱子仁愛之中矣是則朱子之志不行於當年者實行於今日矣世又因此益知朱子一言一行無一不可行於今則此事雖小而其有關於興廢之機者豈不大哉若其色市移乙者弁指此以為疵則是慶元間罵邪氣者類也於侯何病焉侯諱斗陽字伯瞻家世儒雅而又從諸老先生游故其為政之篤於古如此云甲午元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義壇堂齋記

蓋嘗聞南軒張子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也一有所爲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夫子嘗誦而歎之曰至哉言也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也噫張子之言則至矣盡矣然非朱夫子表而出之以詔來世則孰知其確之而不悖於天地俟之而不惑於後聖哉然而朱張之學廢而不講亦久矣又孰知所謂義者根於人心本於天理之自然者如此其精微則無惑乎世衰俗薄而遺親後君之論充塞於叔世也因以二夫子之論

上下數千年而求之於我東則若故文烈公重峰趙先生者其亦庶幾乎此者也國家壬辰之變先生父子與七百義士同死於錦山之郡北今其處有義塚焉月汀尹相公根壽實名之而月沙李相公廷龜又以記之於金浦之遺墟則其於當時之事實詳矣獨其學問之淵源義理之精微則未有能發揮而引重者也蓋先生早從栗谷牛溪二先生講誦朱張之學則其於義理之說固已明矣逮　萬曆丁亥之間　國家有倭衅先生獨嘗沐浴上疏以爲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大明一統而彼虜僭號且負弒君之罪則天地之所不容而請斬其使以奏　天朝既而倭虜渝

盟將犯　上國則又舉義討賊視死如歸安然而無所悔夫豈有私怨深怒於彼虜而要恩蘄賞於　皇上哉特以出於天理人心之本然而不能自已者也眞可謂不負其所學者矣始錦人就義塚之東麓築壇以祀而霽峰高公父子亦以義旅先後死於郡西其距義塚五里而近則又以迎享於先生之右其位皆南向而李執義光輪柳司諫彭老安僉正瑛邊海南應井在西面東霽峰之子因厚先生之子完基韓南平楯在東面西以侑焉其下又爲一壇霽峰幕佐在右先生幕佐在左亦皆南向於是七百之士無不與焉而又其下一壇則僧將靈圭之座也每歲二丁

俱以紙牌逐時縣蕝規模大抵出於前後觀察諸公也崇禎丙戌距先生没適五十五年矣郡之父老又相謂曰昔者諸賢皆没於此其可謂不幸也矣而其亦幸而皆没於此使此邦之人愚夫愚婦皆知三綱五常之懿則其崇報之久而不替固其宜也然其祀之也不屋而壇薦盥之人時窘風雨不能聽位非所以致敬於神也不若即壇下立齋舍中置正堂或風以雨則就以行事暇日聚邑之諸生講論忠孝禮讓之說以咏歌先生之道則其於事即宜時李君惟孚信之與其兄弟講學於家父老遂詣門而請尸其事於是邑宰經紀遠近響合維月若日工告訖功遂

名其齋曰殉義堂曰從容而以書來請記於余余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以終辭也顧嘗論之先生當日之役雖以衆寡之懸全師陷沒而其蔽遮沮遏之效能使湖西南得全以基中興之績者豈不偉哉然而皆曰此功反小何也道喪學絶人不知人心天理之正者久矣間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者然不能無有爲之心參錯乎其間則適足以爲希世取寵之資而其離道也益遠矣惟先生奮乎百世之下得聞聖賢之學於眞儒其所服行一純乎義理之正及際危亂之日知有　君父而不知有其家知天下之有大義而不知其身之有死生以眇然海外一箇之身任

大明三百年綱常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然其明道正誼之志則終有所不可奪者卒至於取義成仁而後已焉而其一時同死之人亦非有爵賞之勸威刑之驅而爲之也只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倡之而彼之感發而興起者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矣然則朱夫子所誦張子之言者至今五百餘年而燦然復明於世者伊誰之功哉此豈可與一時制勝禦敵之功校其輕重而亦豈一朝慷慨殺身之比也後之登斯壇而莫幣薦牲上斯堂而執經稽傳者不徒慕先生之義而必須求其心不徒求其心而必須求其學欲求其學捨朱張何以哉信之之爲此役非其志

之所存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烏能及此哉其子弟之與於學鄉俗之趨於善余將拭目而觀之矣　崇禎紀元之後乙未春恩津宋時烈記

鴻山縣東峰祠記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又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遂直以爲聖人而謂之百世之師後之人宜若卓卓乎其不可望而朱子記漳浦高公之事乃引是以美之夫高公當靖康之難痛憤夷夏之倒置慨然請誅六賊且不附秦檜自廢以終其身論其世則止此而已然則何至幾於百世之師之聖人而稱引之至此也蓋朱子之意以爲孔子道大德中

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伯夷志潔行高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伯夷之聖固非人人之所可及而必曰終無一人之復可及則不幾於誣後世乎吾東表有東峰先生金時習悅卿者當我　世祖朝率土咸慶堯舜之理而先生獨超然遠引託身桑門變形毀體以沒其世則世當以亂倫壞常罪之之不暇而乃反景仰希慕愈久愈甚者誠有所不可知者也先生間嘗還家略修倫理既又以頭陀相沒于鴻山之無量寺舊有自寫眞像爲緇徒所寶焉天啓辛酉靑松沈侯宗直來視縣事卽建小閣于寺側以安其眞而薦享焉其後南原尹侯衡覺扁以淸

風之號其寓意蓋有非偶然者矣其後安東權侯侃移建於縣學之傍蓋以俎豆之事不宜於叢林也今尹侯商舉汝任又謀於衆爲置櫃子以藏其眞改作位牌刻首方趺一如學宮之制而屬余書其事客有問者曰伯夷之風其不視聽聲色之惡者與不立惡人之朝若冕於衣冠之不正者誠爲聖人之清矣今東峰旣變形毁體或入溷厠以自外於名教則其於伯夷之風何所當而强以儒者之禮奉之無乃有玷髦之譏耶余應之曰論其跡則誠有如子言者矣究其心則有不可易以言之者矣昔史遷稱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而曰如吳泰伯伯夷之倫詳矣夫泰

伯逃竄荆蠻斷髮文身裸以爲飾其不倫甚矣而今其所稱若是其班者豈無以歟朱子嘗曰泰伯之心即夷齊叩馬之心矣而其弟仲雍實與泰伯同事則孔子又稱之曰身中清然則其跡雖異於伯夷而其德未嘗不同也況孔子嘗以至德稱泰伯而朱子亦曰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又高於文王則伯夷之清或反遜於泰伯而其德之所以至且高者正在於斷髮文身裸而居夷也夫然則先生之殘形處穢又何害於其清而廉頑立懦之功不必讓於漳浦公矣若是而猶曰清風之名不宜於先生則余不信也且今泰伯之祠多在江淮間崇報之嚴有甚於齊人之

祠夷齋也今以吾東而俎豆先生又何疑焉客唯唯而去因書其問答之說以爲記

海州芙蓉堂記

芙蓉堂者海州之官舍也昔　萬曆壬辰　宣廟大王蒙難西幸駐蹕於海者月餘而堂爲臨御之所棟楹桷楝桷咸被光榮噫時事之不幸而堂之爲幸則大矣其後燬故相仍而堂能獨免於焚毀之厄豈亦有扶持呵禁者存乎其間耶堂之創蓋在　嘉靖之丙戌則自今指其歲已一百三十屈指餘矣其棟撓而庀腐其勢則然也　孝宗大王之季年昭舉幽明之典有　命曰尼山縣監羅星斗治有聲績其陞爲牧

使俾理海人羅侯於是感戴恩榮益思奮勵適歲仍大侵飢民狼藉侯不能飲食以哺以撫四境既無捐瘠之憂則遂諗于方伯鄭公謀所以新其堂者鄭公亦喜聞而助其事力凡閱兩月工告訖功而羅侯以書來告余俾爲之記余惟臣子之於君父其尊慕愛敬之心得之於天自有不能已者而又不以先後久近而有間也昔宋祖嘗以周師破李景兵於清流關歐陽公適治滁州作亭於州南以望清流之關而作記以書其事夫以宋祖之武略追滅殘兵如飄掃糠凱歌而還然後之爲其臣子者登高而望其處想像其喑啞馳騁之日則猶不能無感慨於心者矣況

我 宣祖當日之臨幸事有異於宋祖之時者而
親御斯堂上下勤恤何誕丘葛之節則其爲今日臣
子之懷者復當如何而又豈止清流之望見而已也
然當時 睿筭必出於西者非特冦起東南而已星
環而必拱極水流而必趨溟此恒物之大情況大聖
人之盡性者乎夫然故能卒致王師建儀而下掃蕩
凶穢以成中興之偉烈則其與宋祖假託僞主以糜
齊民於鋒刃之下而卒移人之神器者其順逆壯
之理豈可同年而語哉然則斯堂雖在下邑實祈天
永命之所基也其可任其傾壞而不爲之所乎此鄭
公羅侯之所以眷眷於此而不但爲柳山南之家法

而已也後人之繼以來者能以今日之心爲心則此堂之不廢而長存也雖與海嶽相爭可也仍竊惟念羅侯陞拜之時余忝選地而鄭公亦在僚席同奉明旨以行其事矣今者　喬山草樹已成蒙密而賤臣尚在地上乃記鄭公羅侯之事把筆遺辭之際豈但感傷於壬辰之日追思前歲　綸音恍然如在耳中竊不勝涕血之交頤也鄭公羅侯亦必掩涕於斯文也堂在州城蓮池之中其遠近山川之勝勢秋夏菡萏之幽香可以備騷人之吟賞者則覽者宜自得之矣羅侯字于天鄭公名曙和字一運而成之創建者按使金公謹思云爾庚子八月恩津宋時烈記

廣州人和館記

盡矣丙丁之難　宗社輸於綴旒雖臺城硤洲之危未足以喻焉然　仁祖大王臨御十餘年深仁厚澤浹人肌膚故　君臣上下寄此孤城人人效死勿去卒底于危而復安以有今日而上下勤恙毋忘在莒之日則　國家多難之興可執契而期也然而論當日之事者不過有三曰城池之固也士卒之精也器械之利也而其使人勿去之由則或未之及焉此識者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廣州自是陞爲府尹又置守禦使以重臣領之而其從事則聽其自擇蓋皆極一時之選也則李公泰淵嘗以弘文校理爲延城君李

公時昉所辟往來經理者幾三年矣既而以言事籍除　孝宗大王起廢陞秩以爲水原府防禦使水原與廣眞所謂州大而近軍所根柢者也一朝有事則客主之勢便相輕重故公雖爲政於彼而其心又未嘗不在此也今　上初服廣鉄府尹故事將置尹則必三公與備局諸宰論薦然後該曹以其名上之其不輕而重也如是公時罷官家食諸公咸以舉公公既至歎曰丙丁之事今已二紀然前後爲是府者於上所謂三者蓋無不留意焉若其所謂本根之務則有非三者所能先也而未或有致思小察而大遺焉故民殘兵怨至此之甚也於是一以撫摩爲心時未

幾飢者飽悍者柔四境安和而頌聲作焉則公爲館於　行宮之外以爲臨民出令之所而命以人和蓋所以昭　先王之遺澤樂今日之所成而告後來於無窮也余聞之起而歎曰有是哉凡今之爲政者孰不欲承流宣化以愛吾民哉然今世之論皆以立威斡事爲能苟或不然則皆以爲迂且拙也以故爭相苛急以爲自見自効之階而吾民之和氣已索然矣雖在平居無事之時猶且囂囂有思亂之意矣而況臨急倉卒之際能望其相死而不去也哉若公者其知爲政之本哉廣之天險固無與比而今復固結人心如此　國家萬一不幸事出於意慮之外者晉如

其不翅爲金湯之固而晉陽之懸瓮不叛有不足言者矣或曰廣是一國之保障而公之得其和者止於一府而已則斯不亦狹乎而何得力之有哉余應之曰古人未嘗言多寡矣而況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則覘宋者見民之悅而知其不但微晉而已今是府也戶不下萬餘而水原之物衆地大甲於東方二府之民其歡欣鼓舞之氣固將交暢旁通而無遠不届矣奚可拘於封疆之界哉假饒曰地褊而民少其視大且衆而慫氣盈腹者其强弱之形何如哉公前後爲方州者多矣所在輿艾歌詠至於錦江之勒頌雖媲於峴山之叔子可也余一不知其何道而

致之也今觀斯館之名義則其如是也真無惑也公字靜叔韓山人是役也喜聞而贊成者守禦使南陽洪相公重普云爾庚子陽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西原縣學明倫堂重修記

古人宮廬之制不見於今惟幸釋宮一篇載於周公儀禮中朱夫子因闡而明之纖悉無餘其門人楊氏又爲之圖盡其曲折尋文按圖如指諸掌可謂良工心苦矣然世無好古信經之士則不知其爲何等說也故其所以爲後世辛勤而梳洗出來者只成笆籬邊物良可歎也西原是湖西一大都會也先賢遺躅多在焉而人士之盛甲於東南其游息于縣學者常

數百人是宜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也今歲孟春縣之多士將修學之講堂相與言曰均是改爲則盍稽于古遂考訂儀禮及朱子大全楊氏圖建廈屋五間于正處縣監安公續亦悉心經理始工閱七月而告訖房室廂塾之序突奧窀漏之位無不如法蓋周公朱子制作闡明之規突兀乎眼前可以升降周旋以行乎三古之禮儀而出入向背之曲折有目者皆無待於指引而知之矣噫斯可以爲復古之漸矣雖然存其制不若師其道師其道不若求其心由其心而得其道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舉不外乎是矣夫方圓平直寓乎器而應乎手制度文爲載諸經而形諸

敎然而數千百載之下尚有以尋其故而不爽況此仁義之心本之乎天而無古今華夷之異者則文王我師之周公豈嘗我欺而周公嫡傳之朱夫子又豈不四海而準哉吾將見此邦之人仁義存乎心禮義行乎身蔚然爲成周全閩之俗矣然後冠佩端紳揖讓其間咏歌乎南雅而優游乎考亭之淵源豈不美哉雖然周公之制作亦必本乎文王之至德故言周家制禮之美者必先言治岐之仁然則斯二者今將誰法乎以明道擬之乎治岐而以伊川擬之乎制禮者豈非我朱夫子之明訓乎後之登此堂者精白其心瞻依乎巍然當座之羣哲服洛建誠敬之學而以

覩乎鄒魯之門墻則其觀法也斯亦不遠矣豈但規規於堂制之美而已哉 崇禎癸卯仲秋日縣人恩津宋時烈記

山陰縣換鵝亭記

崇禎戊戌上教曰故文純公李滉其子孫陵替將無以奉烝嘗可官其一人俾以官祿供粢盛於是其幾世孫誠哲以齋郎超五階爲山陰縣監適值連歲儉惡侯感激 聖恩盡心撫摩民無捐瘠則遂掃澹館宇以致清燕之趣先是縣有換鵝亭屢經興廢而今茲改新者前縣監李觀夏之爲也故有韓石峰所寫扁額最與亭名相宜而並入藏舟之歎矣侯偶得

於河義興弘度復揭楣間蓋亭有興廢而扁亦隨而失得焉物理有未易究者矣於是侯適申滿將去而走書於余俾記顛末余竊惟增修館傳既見於小學之書則彼全不留心而執掌於朱墨之間者真俗吏若流而其又甚者惟橫目自營而已若其所存有不然者則必以公餘灑掃庭除導迎明爽以清其心而養其性情則雖繫吏役而實未嘗有異於山林之致矣夫文純公之道大矣後生固不能徧觀而盡知然嘗見門人所記則有曰先生於庭樹必剗除繁密使之疎暢此可見先生之一端今侯之好尚如此者其不有所自乎昔劉平甫嗣守屏山家業惟挽弓鳴琴

是事而乃其雅趣則有在焉故晦翁記其館宇靚深竹樹蒙密顧而樂之不忍去也而習聞先君子之遺風泯然有以會於心適於身不知勢利之可悅則人不能及也今侯既無平甫之失而有其美焉則其能承守先德以稱明　聖考之德意也審矣噫遊於先生之門者誠難爲言矧惟其後承耶故不敢他及而只引晦翁說如此此固侯家之常茶飯則非以爲所未聞也乃謂所喜聞也亭在客館之西創之者沈璘名之者權摯也燬於倭而重建者權淳也今則蓋其三易者也亭凡十三楹截其西爲閣曰寫經壁其東爲館曰凝香其扁皆尹宣宰舜舉筆也水曰鏡湖渡

有小艇而下流有長橋焉亭之南隅有金陽鳳所建道士館東隅又有李士吉所創洗硯池上小構焉蓋亭因縣名而名焉其餘則又皆因亭而得名者也吾未見會稽之山陰則其山水之勝未知爲孰優然孰名而求其實則恐其相與爲伯仲者也若其亭舍之名皆寓其清眞之意而晦翁詩什此類亦多則未可以異於敬義齋仁智堂而少之也時　崇禎甲辰清明日恩津宋時烈記

西泮水堂齋記

上之二年辛丑　命地部禁國內僧尼大臣以猝遽無漸爲言　上曰然然則先罷京裏兩尼院以建北

學於是有司之臣奔走奉行惟北學之建以年侵而有待焉癸卯九月大司成臣閔鼎重啓曰北學既未易設而兩院材瓦擯於無用請就大學以修齋舍之未備者　上可之明年甲辰九月先建別堂於西泮水之上在明倫堂之西次建二齋於西南南北相值所以爲長貳弟子治事肄業之處也先是大學有事則黌舍逼促而章甫羨溢於閭家又時設試塲於大成殿之後事多不便自是之後恢然有容儼然而整前日所病一朝盡祛事之得宜無過於此者既成名其堂曰丕闡盖取朱子所謂賛聖上丕闡大猷抑邪與正之意也其齋之處北者則朱子盖嘗廢佛寺立

儒宮而曰一舉而兩得之故名曰一兩其處南者則程子蓋嘗論二氏之害而曰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故名曰闢入斯兩言者似若程朱爲今日準備而待之也自世教衰異端之害不可勝言時君世主信惑尤甚至以爲國之綿促人之脩短皆係於此聖道之晦塞人心之陷溺蓋由於此矣可勝歎哉今我　主上殿下以天縱上聖懋學明道以建皇極而卽位之初首先以放淫辭興儒學爲務眞可謂度百王而承三聖矣嗚呼盛哉第惟所謂異端者不特西方之鬼教也凡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者皆是已自孔孟以來六經大法俱在經書而至程朱則尤詳且明凡其

外是而爲道者非吾所謂道也欲以是而攻彼者是五十步百步之間也況其奔趨各利貪冒貨色者乃反爲清淨窈冥之說所剖碎則不但如朱子所謂一杯水一車薪之火而眞所謂以邪攻邪東縕灌膏而往赴之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者也豈不殆哉諸君子幸相與勉旃凡非孔孟程朱之道者非惟口不敢言而亦身不敢爲非惟身不敢爲而亦心不敢萌則庶幾乎立大經明大統而無負乎　聖上今日之意矣諸君子其亦念之哉

平康縣四寬亭記

友人金延之爲縣平康作亭於衙舍之西名以四寬

而徵余文以爲記余惟人之生也具萬物之理會八風之氣其爲體也初無限量而只以局於形質之偏蔽於物欲之私故米塩而小隙穴而狹左遮右攔明此暗彼其終也使其七尺之軀亦無以自安焉又焉有廣大坦蕩廓然平曠之田地哉必須從事於古人之訓變化其氣質克去其物欲則天地之量即吾之量而四通八達都無內外向背遠近邊際之限矣如此者斯可謂寬之至者而非大觀之家則烏能與於此哉余未能一登斯亭然以名而揆其義則意者有取於此乎而其氣象體勢之勝仍亦可想矣噫天下之物莫大於陽而猶不免於有方則雖曰兼陰而猶

不能盡有也故先儒曰於天地則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於人身則左右前可見而背不可見今斯亭也乃能四面無礙八荒洞然此豈非世間稀有物事耶嘗聞程子說邵堯夫猶室中樓閣朱子於尤溪縣觀大閣有詩云剖破藩籬即大方此亭之上合與延之說此道理而遠莫能致身可歎也已抑縣名平康者實洪範三德之首而亭之爲四寬則又有皇極所謂蕩蕩平平之意象延之之意無亦或出於此耶今因以奉問焉乙巳六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穆山縣靈沼亭記

上之六年乙巳　大駕回自溫陽臨御穆山之東軒

前有小池方可若干尺　上愛其清泚步至其上命
內官種以蓮子少焉青錢浮出水面士民爭相告聚
觀不翅如堯庭之瑞蓂也已而浮出者漸稠較其數
則於予無輸焉蓋植物亦含　恩受澤一一涵活於
大專之中也又未幾敷披靚鮮莖葉紛然士民益以
忻然相語曰　聖上之省方實一路之幸也一路之
中吾邑尤幸也吾邑之中此池又尤幸之甚也乃相
與作亭其上而其縣宰臣尹就殷使邑人柳愿等來
問以所宜名者賤臣謹拱手以對曰名以靈沼可乎
蓋聞周之百姓樂文王之德而加美名於其沼故文
王亦得以享其樂而詩人歌之今者不名則已名之

則宜無以易此者也且聞之斯亭之作也老少全集咸願出力故不旬月而成焉此實文王子來之畏則尤不可不以此名之也雖然文王之所以使民歡樂者豈聲音笑貌之所能哉故稱其德者有曰明德愼罰不侮鰥寡又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有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至於孟子則曰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朱子釋之曰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今我 聖上亦豈無所以而民能如此哉父老既頌 聖德又相與祝曰願 聖主臨沼而戒武王毋溺人之訓則唐

宗載舟覆舟之言猶可取也愛蓮而思周子君子者之說則朱子並刻圖書之意可默契於　聖心也又咸曰願　聖主愛民而毋使如在沼之魚遠色而痛絕於金蓮之戲又言曰爲是者有本夫沼有源頭之活水故能清澄鑑空而天雲光影相與徘徊願　聖主常使此心虛明靜一不亂於紛華波動之際則萬事自理萬民自安而能使此沼長媲於周民之所樂也其爲術豈外於文王敬止之一言乎嗚呼此雖至愚下賤皆有願忠之心而寓戒於頌如此如有任采諫之責者取以上聞則萬一有補於　聖德故賤臣悉記其言俾揭於亭壁云丙午正月日宋時烈記

俗離山事實記

俗離山世號小金剛金剛擅名寰宇中原人至有生東國一見之願而此山與之長弟焉則其奇勝可知耳第舊迹茫昧俚傳荒誕惟　世祖大王嘗南巡至此其見於乖崖金守溫之記者詳矣大谷成先生隱居山下每乘興獨游其發於吟咏者多矣然則此山尤當如帝王之尊而亦有南嶽雲谷之致爾山勢皆面西有一麓翔舞馳下峙爲水晶峰峰上有龜石舉頭西向國史云中原人來見以爲中原財帛日輸東國者此龜之故遂斷其頭其背有十層浮屠世傳亦斷頭時一並所建以壓勝云爾其頭則　崇禎癸巳

沃川郡守李侯斗陽諭摠攝僧覺性使續之歲乙巳
忠清兵馬節度閔公震益來見浮屠而聽說於居僧
卽諭于觀察任公義伯復毁去之余未知中原財帛
在何時日輸於東乎亦未知其後果能不如是否乎
今節度之毁之也非欲其財帛之復輸也只是掊破
荒唐之說解人疑惑則斯不爲不善者矣盖自世道
衰微異言並起至使泥木能生舍利紙封能爲答問
朱子以爲此皆人心所致而亦是占得山川之秀也
夫使人心不趨於皇王之道而入於邪說使山川之
秀氣不鍾爲人物之英傑而乃聚於異物豈不可慨
也夫浮屠之制肇自葱嶺而道流術人轉借以神其

說昔日建此者乃敢兀然高峙欲與文壯天王爭其雄長而居僧游客瞻仰誇耀者不知其幾百年矣今按使節度乃能獨立不懼去之如掃塵埃非獨其識趣有過人者亦豈我　列聖建用皇極之致也茲記顛末以備山中之一故事云　崇禎丙午二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挹灝亭重修記

今年夏同春兄在挹灝亭要余爲記余不辭而敬應曰此先叔祖嘗與余先人愛玩游賞之地也余將不命而猶承也記昔丁卯之夏叔祖就世翌年夏先人又沒今四十年而兩家子老大垂死同春既改搆而

余又作記俯仰今昔寧不爲之感涕也蓋當昏主之
朝叔祖坐事休官坎壈於世遂卜斯丘而築亭焉每
當暇日布衣葛巾逍遙偃仰翛然有遺世出塵之想
夫灝之名美矣說者謂夷曠之稱亦富大之義斯亭
也處高而瞰下平臨迥野橫帶清川而遠近諸山爭
集於軒窻几席之間信乎其夷曠矣信乎其富大而
可以朝夕焉挹之矣然此則猶是外境也若其神怡
意適體逸心清之時得喪遺乎外義善足於中則此
其夷曠富大者不待外求而以不挹挹之矣推以極
之則雖復以養吾浩然之氣可也時余先人斥折凶
邪流落鄉井又竹窓李公安貧自守却足榮塗先人

於叔祖兼姨弟之親而竹窻則又表從姪也志同意合其臭如蘭每佳辰令日尊酒相邀於是焉徜徉於是焉寢處窮晝夜忘其所趨想像一時意趣自合得此處氣像厥後竹窻臨亂殉節其祠廟在其西一喚地而余先人丘墓在東隅數里許英靈不昧則良會成三安知其不如平日乎然則斯亭之一草一木吾二家後昆猶當恭且敬止況叔祖之子孫乎第竊觀子孫於先業守之數世者蓋鮮矣蓋物之有形而積者亦以有形而遷也惟此夷曠富大之氣則是造物者無盡之藏而無與與奪者矣況其自得於吾心者則父不得以傳諸子弟不得以讓其兄矣豈不自如

而長存乎噫同春則既不獨肯搆而亦得其當時之所得矣吾以是諗於同春之後承焉把瀫之名偏於縣官趙侯慶蘭亭之作在　萬曆癸丑而同春之修在　崇禎某年其舊額大篆仙源金相公作也亭有二十景松潭宗丈約爲十二云

南陽縣忠武文定祠記

盖自三國以後如壽曄之論固不足言而至於涑水大賢猶昧於正閏予奪之公至胡文定公尚論古今始獨以諸葛武侯爲首慕用嚮遑言必稱之然豈敢以爲賢於周召孔孟哉特取其身從帝胄仗義討賊不顧國之褊小至於斃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炯然知

天理良彝之不可泯也其識趣好尚如此故其傳春秋而告於其君也乃曰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夷狄亂華至此極矣仲尼撥亂反正之書可以行矣夫古今天下生出許多人物而獨取武侯之賢聖賢之書無非格言至論而獨於春秋拳拳何也豈所遭之時使然哉故朱夫子嘗舉武侯文定並以班於孟程氏而仍以爲千載而一轍者嗚呼二公之道可謂盛且大矣亦可謂朝暮遇者然非朱夫子則又孰能如此斷定使之同條而共貫哉朱子又嘗於南康見廬山之臥龍潭者此非關武侯事而爲之作庵以祠之則其微意亦不偶然矣蓋嘗曰老矣不及見復中原矣而

常愛誦出師表至於病臥襄下則又幽吟廟栢行其所感者深矣而其於文定則有曰有所謂大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人復出不能改也而又以立祠之宜異議爲不幸其比並引重之意又可知其所在也夫二公皆南陽人南陽何幸有此二公而我東畿輔之縣亦有偶與之同名者其爲幸也又大矣今使君閔侯著重率縣之士夫依樣廬山臥龍之遺法而作二公之祠妥侑如儀其指意之深遠規模之正大固不須言而其作事根據立義謹嚴又非師心妄作者之所敢知也然是豈但一境之人觀感而興起哉古人有言讀出師表而不

爲流溺者必無人心者聞侯之此舉而其有不感動其心者乎況兼之以文定之法義則將見三綱五常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而今日之否有不足亨者矣然徒慕二公之名而不知二公之道則雖没身鑽仰而無所益矣夫文定之稱誦武侯者如此其盛而其要只在於躬耕農畝不求聞達身都將相不長尺寸而已故朱夫子特以編於小學之書而又嘗語當時任事者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其智慮之日益精明威望之日益隆重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而又嘗曰文定之學得於上蔡者爲多論者謂文定之所得於上蔡

者透得名利關能言如鸚鵡之戒而已然則二公之所以班乎孟程者豈無其本而然哉今後之人不徒慕其名而必欲求其道豈可捨是而他求哉不然而徒自懸想於武侯之宏大事業文定之松栢氣像則終無入頭立脚處矣此又非閔侯之所望於人者也祠既成邑人又相與語曰吾邑故使君尹公榮當寇虜之亂抗節以殉若在漢宋之際則武侯賞罰之典文定褒誅之論在所必及盍亦有以處之閔侯曰諾遂置一位於祠之南偏而從祀之邑人老稚聞之無不感涕是又朱子所稱愍節廟之遺意歟閔侯字公瑞自少讀書爲儒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如此矣然豈

亦感於所遭之時也歟事已訖而來請文以記者故
靜庵趙先生彌甥李忻也時　崇禎丙午月日後學
恩津宋時烈謹記

羅州愛日堂記

賤臣每讀史臣記　聖考讀蓼莪詩嗚咽不能成聲
未嘗不拭血沾衣也夫人君之孝享寧有不足之歎
只以夜朝之理聖人所不免而百年之期有同隙駟
之疾故孝有不及而怨痛無窮矣而況處匹夫之勢
而有不能自盡焉則後雖有列鼎重裀之時反不如
崎嶇負米之日矣然則未及百年之間人子汲汲之
情願顧當如何也吾友李侯敏叙彝仲爲羅州牧使

亟治一堂於衙舍之西扁以愛日余將叙其意而以爲記或有問者曰彝仲之先相國以宗戚大臣遭遇
聖明齎志而沒今彝仲立于本朝繼述志事是乃孝之大者而顧乃低徊下邑以晨昏甘旨爲急焉是乃孝之一端豈所望於彝仲者曰彝仲自取第以來未嘗不在禁密則　聖上未必疎而遠之也特以　聖考之心爲心以爲孝者是化民之要道故鼈許其得伸私情而已行且召入矣於是乎彝仲仰體　聖考之心俯循私情之切惜此景之荏苒念來日之多少志物雖備而常如不足人心既恢而天理其有不得乎凡所以修身行道以顯其親者可即此而推之矣

夫豈以爲一端之偏乎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今四方皆仰　聖孝之盛而彝仲先興於此矣羅之民亦豈無感發之心乎以一州感發之心推之南北東西之海而無不準焉則其所以繼述先相國之志事豈必吁咈於廈廬而後得也況彝仲之伯仲季氏郡藩大牙兼之翰苑之宥密而以榮其親則思　國恩而圖報之者又豈淺淺哉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君而又引詩而申之曰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朱夫子亦進言於其君曰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返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則安得不深有感而

重自悲爾嗚呼彝仲夙夜　禁密凡幾年矣則豈以遠近進退而忠愛之心有所間也然則晨昏之暇北望　楓宸於雲天縹緲之間少紓其愛矣藏之之心而歎惜其歲月之如川則此堂之名豈專在於吾私乎吾未見忠孝之二致也若余孤露之生兼抱泣弓之痛深有感於彝仲之爲而謹爲之說如此則因亦有感於屈左徒之願長年度世而朱夫子發一大笑也　崇禎著雍涒灘正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十三

記

吉州溟川書院記

蓋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以成其始終此三者實朱夫子所以爲學之大綱也栗谷李先生以爲自孔孟以後得其道而傳其統者惟朱子爲最而其所以自爲而爲教者實惟此三言而已於是亦以是自爲而爲教有重峰趙先生者謂李先生眞得朱子之道遂謝去前日所游從之朋徒一意從事於其門日聞其議論日見其行事誠心悅服有同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既而李先生被羣小媒嫉至於身

後而愈甚先生痛憤師門之受誣斯道之將喪上疏辨白極其痛快因悉數羣小之姦欺而遂遠謫遐荒所謂吉州之嶺東驛是也先生所數羣小之中有鄭汝立者謀逆伏誅　宣祖大王亟思先生之忠賢即命賜環先生既歸益論事不已仍廢處田里及芬吉弑其君將犯　天朝先生又上疏以爲弑君之賊天地之所不容請斬其使奏聞　天朝又傍檄諸侯共致天討主和者又譏擯斥退使不得容於世先生慨然流涕而無可奈何則遂闢室於沃川之山間聚徒教授一以朱子大全語類日講誦焉而每語諸生曰栗谷東方之朱子也諸生不欲爲學則已不然則捨

是宜無所學也及秀吉果舉國入寇直指　天朝則當國者勠惶惑惟以棄國內附爲策先生釋經而起倡率義旅門人諸子從之者七百餘人先討清州屯賊使不得西向又移兵南討錦山之賊以衆寡不敵竟致敗沒而七百餘人一無旋踵者爲事聞朝廷贈官恤孤士林修墓立祠至於　仁祖朝復有節惠之典爲嗚呼其所以崇報靡有遺憾矣當　崇禎甲辰之歲閔公昇重仗節莅北謂父老諸生曰此吉州者趙先生遺蹟之所在也盍爲建祠俎豆之以致其尊奉之誠乎遂經始於某年某月閱幾月而訖工妥靈揭虔悉如其儀而請記於余余謂捨生取義人或

能也而能以外國陪臣爲　天子明大義非人人之可能也此猶有可能者識眞儒於羣小娼嫉之中得闇朱夫子之所以爲教者尤人之所不能也雖然始苟昧於所趨之道則其終之所樹立能如是其卓卓哉嗚呼盛哉先生善行嘉言不可勝數而其中一事有絶異於人者先生兒時繼母不慈虐使先生如王覽母先生益恭不懈一日先生往見其外祖母某氏某氏泣而撫背曰汝繼母虐汝甚至汝何以生爲先生無一言即辭歸某氏恠其久不來召而問之先生跪對曰前日非責吾母耳不忍聞故不敢復來也某氏大賢之曰吾爲汝後不復言矣嗚呼此雖求於古

之册書豈易得哉此又窮荒謠俗之所可知者故表而出之　崇禎戊申三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畏齋記

聖賢言敬肇自唐虞而釋其義者不翅多矣朱子以程子與謝尹之說爲最善然至其所自爲說則只以惟畏爲近之一言而蔽之然則學問之要無切於敬之一字而敬字之義莫要於畏之云矣盖嘗論之武王稱文王之敬而必以忌兼言之則畏字之意已著矣至如所謂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深淵薄氷臨谷集木等語亦無非一般義意則朱夫子眞得千聖之相傳肯訣矣其有志於學而求下

手入頭處者其何以易此哉友人德水李季周嘗名其書室畏齋可謂知其要矣苟能朝夕顧諟惕然悚然常如上帝之實臨其上鬼神之實在其傍則私意無所容而天理自然明矣蓋季周先府君澤堂公博極羣書而最用力於論語及朱子諸書嘗編輯字訓篇其於論敬之說特加詳焉而以惟畏爲近者爲一大公案俾學者知求端用力之方季周之學有自來矣然字書又以敬字從苟從支苟誠也支象竹枝下垂而相持也人雖以畏存心而苟不以誠持之則其所謂畏者若存若亡終無所巴鼻矣故朱子雖極稱程子言敬之有功而其自爲入道之方則實主於誠

然則未有敬而無誠者亦未有捨誠而爲敬者而亦可以一以貫之矣此後學所當知也季周以爲如何崇禎著雍涒灘六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靜觀齋記

太極有動靜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然靜無資於動而動常本於靜故周夫子明聖人立極之道而必曰主靜則其與大學所論知止能得周易所論行止光明者可謂同條而共貫矣吾友延安李幼能卜築於東郊之外靈芝之洞名以靜觀余惟爲儒者孰不欲觀理而以自明也只是心者是活物也不能不誘於物故常紛綸膠擾如波動火炎雖欲頃

刻停息而不可得則遂自視其心如仇敵矣又安能立其本而窺一斑之理哉今幼能既謝脫軒冕幽居林壑所處者已靜矣然身雖處靜而心不能主宰則其害有甚於台嶽之坐馳者有之矣幼能既超然於事物之表而利害得喪無所入於方寸之間則其寂然不動之體眞如鑒空而水止矣然後左右圖書朝夕觀玩則彼天地鬼神之妙古今興亡之變將無不卓然而呈露矣此心既與理會犁然樂而忘憂則年數之不足且將不知矣況其餘乎噫萬物無不自得而不能靜觀則有不能知者故明道有邵子之和享得失未嘗不明而不能靜觀則有不能辨者故晦翁

有儲君之誨言幼能可謂得其要矣比觀其所論日月行度及格致等諸說則其靜中所得已不淺矣如此不已他日所就其可量乎然幼能自其先王考月沙相公道光　王猷文洗　國籩蔚然爲　聖朝大雅之君子其先尚書白洲公亦以文章儁望冠冕一時而幼能承藉先業則其非草澤閑蹤之比者審矣雖欲長處於靜散之地其可得乎吾知其所觀者終爲所用矣幸及此暇時而益勉之哉雖其不幸而終不能用然不害其爲可用矣蓋旣曰太極有動靜則逐事絶物而偏於一邊者非聖人大中之道也幼能以爲如何時　崇禎著雍涒灘九月日恩津宋時烈

記

陶山精舍記

叅議金公既祔葬於文正先生之兆下其孤延之昆仲無以寓其哀慕之懷則遂就其阡隧之外立小屋數架因地名名以陶山精舍蓋倣晦翁寒泉遺制也既而遣其昌國諸胤就愚而問曰陶山是退溪李先生之自號今亦取而名之者無亦有相嫌者耶愚曰禮不敢與世子同名然臣名在先則不改焉今陶山之名其來甚久則豈可以偶同於李先生之自號而爲嫌哉且魯中闕里之名猶以稱於晦翁之居則今日之爲未知其爲不可也且延之昆仲非特因其地

名而已文正先生留潘時　中朝人孟英光慕先生義來獻淵明採菊圖而就丹花心以寓深意今者垂在中堂又適相符則陶山之名雖自我作古可也大抵無心冥會卽是眞境此地之名不知創於何代而今日乃有淵明眞像來在此堂雖曰無心冥會而造物者實有心也既曰造物者有心則延之昆仲雖亦有心於嫌避安得以自已也又嘗記晦翁詩余生千載後獨歎淵明賢結廬倚蒼峭舉觴酹潺湲令欲並置先生像每值九月之日使村翁野老得以酌清泉泛寒英薦之堂中而又刻醉石二字於巖面以備山中之一故事未知如何幸僉賢財處之　崇禎戊申

十月日恩津宋時烈謹記

清風館重修記

清風爲郡最居湖西之上游地膏畏稱爲一道之巖邑然江山之勝甲於東南又俗朴事簡官吏只課梅花月色其清致可知也以故士大夫厭城市尚清疎者不嫌於公誦而求之既求而得之則又自詑於奔走執掌之徒故前後來涖者率多名聲勝紳矣歲己亥以我 王妃殿下鄉貫陞之爲府而嘗與忠州相媲爲領道之官則其事面尤異於前日而爲官者又益尊重凡恒調常選不敢與焉以耳目所覩記則姜栢年叔久之端潔溫醇柳慶昌善伯之恬靜清刻

李端相幼能之儒雅標望睦兼善達夫之慈詳澹泊洪處亮子聘之退讓貞靖任有後孝伯之文藝恪謹皆其表著者也使司不以屬官責期會吏良不以俗事煩簾閣翛然若處士閑人享清福謝塵臼者則雖欲以冗吏煩絮嬰其心不可得也星山李公尚逸汝休去年己酉來莅是府公盖通籍四十餘年侍從三朝出入內外製錦觀風備嘗之矣既乃卜築於新安之水石間若將終焉及聞有是除則曰休官而任清曠者其常也若六一公治滁而兼有山水之樂者豈非曠世一人也吾其學六一公乎既至則曰江山之致富且美矣誠不暇於應接然食焉怠其事豈能安

於心也心既不安則雖有江山之致吾安得而能樂也哉今雖連歲大侵吾其縮衣貶食則官廨之廢墜者可以修建葺理以不孤朝家使令之意然後山水之樂可入於吾心矣於是自倉厥扞禦武庫廚室無一不新而其中斯館乃其正處故最爲良構而制又魁傑丹艧之施亦不甚陋然民則不知也東有寒碧樓凝清閣西有觀水堂梅月軒而北臨長江南對羅山其可謂兩相宜矣余嘗以公命書清風館三字公不鄙而揭之楣間則無乃近於佛頭鋪糞耶是可愧也蓋昔六一公朝暮四時於山水之樂若無意於官下一事而猶作豐樂之亭以侈其謹俗山川蓋以藝

祖遺跡之所在也況此府者實我 朝蜀塗之鄉而遂有 聖子之慶則此豈止於藝祖之蹔然遺跡之比哉然則凡其地之羽毛根荄皆當張皇賁飾之不暇況使其官府任其頹圮荒殘而同於一廢邑而已則豈不有歉於六一公乎李侯之始來也蓋慕六一公之趣故今記其興作之由亦藉六一公爲說焉覽者或有以諒其意也時 崇禎上章閹茂仲秋日恩津宋時烈記

乙支公祠宇記

上之九年戊申韓山李公泰淵爲平安監司走書於余曰古高勾麗乙支公文德當楊廣來侵之日能以

偏師抗禦百萬之衆以存其國家以保其民人自是號稱強國雖以金元之好暴每有所懾憚而不敢肆其虐其功利之所及者大且遠矣以故國史記之遺庶思之今欲立祠以享之以酬其庸如何余發書愀然曰有是哉古今之異勢也當彼時以東偏三分之一而其武略之競尚如此其後乃有六千里爲讐人役之歎何也豈係得人之如何也耶然則雖越宇宙而其追慕而不忘也宜如朝暮遇者矣況其舊國之遺黎也耶且夫西土之文獻其無徵久矣而公能肇啓詞源卓然爲衆作之首則不但戎功之爲可記也未幾李公奄以柩歸故祠垂成而中輟西民追惜之

不已矣驪興閔公維重繼其職即踵以成之得七月乙亥奉位版安侑如禮而以書來請記竊惟聖王之制祀典也非徒先聖賢而已凡有勳庸者皆得與焉故周官有司勳氏銘書祭烝之禮尚書亦有紀功元祀之文而記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今乙支公可謂禦大菑捍大患而死勤事勞定國則其記功作祀而載之於司勳者在所不已也豈可以事在前代而遂不崇報也李公之意可謂美矣而閔公之成其美者尤見其公天下之善而無間於人已也抑又論之當時以蕞爾屬國抗衡中夏屠戮王師困迫乘輿以大失侯度

焉則其時隋史必書以孺葛之法矣然彼楊廣者弑
父烝母不容於覆載之間者也苟有桓文之君則雖
海外之邦猶當聲罪致討顯戮於秦雍之郊矣況廣
自逆其死於我境歟公能以小邦羸卒大劒兒鋒終
使浪死一曲發天下亂而廣之宗無遺類焉則可謂
大快人心而公之功不徒禦大菑捍大患於一小邦
而已也嗚呼公雖逝焉而其精爽之可畏者則必不
隨死而亡矣周公告成王紀功宗曰汝受命篤弼安
知公之不亡者不助我　王家捍外侮而壯王猷如
周公之訓也二公之意其亦不在是耶歟嗚呼可悲
也爾庚戌仲秋恩津宋時烈記

遊大冶山記

余來住華陽已六年矣飽聞大冶之勝大冶是仙游洞主山而亦華陽之祖宗去華陽十五里而近也每歲一二番例賞仙遊而未嘗一登茲山眞所謂身在此山中不識眞面目者也頃者聞族人今大興宰李最晚與人說華陽仙遊傍近有奇絕處亦可以避世因略道其形勢云乍聞直使人飄然有遺世之志亟諗于往來村人則無能知者余以爲此中可觀處余尋探殆遍而未曾見如此者居人亦未之知則未知山水奇絕處亦如幽人逸民晦跡藏踪於城市間而世無能知者耶然余於此間諸山唯大冶獨未尋到

無乃大興所言只在此山之中耶大興以京洛貴游偶過而得見焉則無乃天慳地秘者將有意於見發也耶遂以書問於大興而余以闕食之故西歸之期日迫而又數日來雪霽風和忽有剡溪之興遂以書邀辛生得申盖辛生庄舍在大冶之前而往來甚數欲使爲主人也今月初三日辛生自清安至遂令先往津遣僮馬初四日辛生遣三馬一牛來遂使殷疇淳辨四孫先往而吾則翌日早發至草堂前將渡溪水則李君後望子久自武陵與其庶舅黃達追至余所帶奴及從行古阜人金峻嗇布沙于岸氷而渡黃李則由石出處跳過至巴谷上下渡則岸氷僅數尺

廣馬皆平渡至辛庄前招辛及四孫而與李先行李謂先至普德菴與僧輩謀登覽也遂向南沿溪而行幾十里許子久曰普德不如是之遠恐是失路止轡徘徊之際忽有自後呼之者曰誤行矣遂笑而回轡則辛生迎來既至普德則四孫先至而出迎矣海州崔生愼自會寧南陽洪生可相自安東草溪卞生東佐自清州飛鴻來在華陽書齋而昨日亦已與四孫來待矣少憩于寺前泉石遂乘馬指毗盧峰而行毗盧峰者乃大冶之上峰也過數百步許路險去馬理策僧輩以籃輿隨行而山麓峻急不可乘矣行數里許得至一峰下則絶壁千雲氷瀑垂崖眞奇觀也至路

窮處黃達與一山氓先已緣壁度危在半腰俯語曰
難矣吾與少輩朋息仰望曰危不可上矣不如從此
迴歸矣或言到此而止則前功盡棄矣且勢甚峻截
終能至顛則當快心目矣況黃亦非飛鳥而已能上
去耶黃遂以一条麻索垂下曰試可緣此而上也諸
少之捷者皆躋攀曰不至甚難矣余亦從之既上一
層則又有一層而九難遂復緣索而上蓋二層之間
一石圓滑無着足處而俯臨絶壑心神懻然矣黃又
先行數十步至迴磴處曰舊有棧以度矣今已無之
度之甚危矣或曰猶不如下二層之危矣遂復以索
掛於石鏃小木緣索懸空而度從此始有叢林穿林

而上者幾數百步轉折而南則忽見巨壁開坼作門勢甚奇壯而俗離諸山羅列眼前矣稍下數十步又稍轉而東得毗盧菴故址其安穩奇絶不可形言直可以旁日月凌風雨也黃言有高僧義天築菴于此休粮而居者數年矣既去而菴亦燬云余忽自念人生一世疾於轉眄矣奈何汨沒塵間不得處此清曠之界耶朱先生晦菴在廬山絶頂上下之際有七顛八倒之語則其絶險當不止此矣蓋絶險故人事罕至而可以靜坐觀書矣如以口腹爲難則蔡先生登西山只啖蕈度日只在人立志之如何矣余欲於此結茅悉取書册而藏之仍送餘日不亦可乎而精神

已耗不可自力矣同志之士其有能相助而成之者否余自華陽佩一壺來登陟既多思引一盃問之則僧曰置在山腰矣遂西步尋井泉則水自巖竇而出者數處遂捧飲數口廻尋石門而下至廻磴及二層則其垂下之難甚於扳登時然頃刻之間已到乎遁虎矣辛生始不從矣自普德持柿梨一器及松茸一椀和蜜者則如新採矣而余所佩一壺亦在矣與諸少共之快美難狀也遂咏朱先生朗吟飛下祝融峰之句廻到普德則日已暮辛生已令寺僧具飯既而歸華陽則幾人定矣疇孫到巴谷濱馬驚驚湍而墮終夜呻吟蓋事未易全勝者也夜臥廻思則悅然

一夢瑶臺矣因念自人世言之則此華陽者可謂仙境而視毗廬則又是塵世趣像也豈獨地界爲然人之地位愈高則其所見愈異矣吾輩於外面地界猶不得處於窮極處則況其他又可論耶亦可爲少而不力者之戒也庚戌十一月初六日華陽洞主人記

青川社倉記

歲在　崇禎庚戌國內大饑民人死者十而六七時嶺南按使李公翻仲羽竭誠賑恤以活全嶺余時在清州青川縣之華陽實與嶺相接每聞其勤恤爲嶺人慶也公以余枵腹空山亦一王民之可憐者以俸餘米在聞慶者十斛帖本縣輸送時　顯宗大王已

軫　聖慮別有周急之恩其於　恩賜亦當免死而已況添以此米則義實有所難安矣遂以此請辭則公曰雖然勿外也余猶以自遂爲期而公已遞歸矣慶縣復輸逵曰前政去時有所申命敢以爲請余以爲公之誠則誠有所難孤也而余之狷滯亦有難猝化者然但思自安之道而不思慶縣所處之難則又非平物我之心也適大學士李公端夏請行朱子社倉法於諸道以備水旱　上卽允之而其事頒下余曰吾知所以處此矣昔朱先生及魏艮齋之爲社倉也皆請米於府官與使者以爲本而歲貸收息所息倂本則還其本於官矣今者以此米爲本則無復官

米之請而且無責還之虞矣遂與金得泗幸得中洪
胄炳等相議募民之願入者則尚州聞慶槐山之犬
牙於青川者頗有喜聞者焉遂各出若干穀以補於
原米而其斂散之規一依朱先生所定則李公之惠
將漸廣而未知其所止矣既而李持憲秀彦美叔兄
弟聞而爲之言曰昔潘叔度以金華縣爲其墳墓所
在而出米爲社倉以業侑近之人今吾先墓實在青
川則吾於此其可以後人乎乃與親舊若而人委與
同事則規模愈大而事體愈重矣先是老峰閔公鼎
重得 崇禎皇帝非禮不動四大字於燕山歸刻於
華陽之懸崖以圖不磨於無窮又募僧徒創庵以守

之名以煥章而文谷金相公壽恒作詩以侈之矣於是亦令僧徒入於社中俾免無食散去之憂矣諸君乃相語曰潘叔度之所爲只爲其先墓而朱先生猶且美之況此煥章雖一庵之微而其所係則有難以名言者乎自是諸君各致其心力則其行於永久而不墜也無疑矣余惟朱先生一生辛苦明道著書其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爲如何而不幸遭時不淑始以爲僞黨終以爲逆黨至於 皇朝之世則又爲陸學之所揜晦吾儕生此偏邦徒能誦其詩讀其書而不能行其所明之道已爲媿矣惟此社倉一事是當日之所拳

拳者而又不能體而行之則亦豈非爲罪之大者乎況今先生之道復爲當路者之所詆則爲吾儕者尤當因此一事以明先生之道之可行皆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俟聖而不惑雖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而亦所不辭也

谷雲精舍記

安東金延之爲平康縣一日忽起孫公赤城之興屏徒隸或涉或登行數百里竟至春川之史吞其幽深夐阻之勢清曠靜寂之趣有不可名狀者其中奇絕之處名號樸陋皆有以換之遂有傍花雪雲二溪水雲悅雲二臺神女峽籠水亭臥龍灘歸雲洞則有如

西子之蒙不潔而一朝洗濯於清泠之淵也溪山礀
谷不可謂不遇矣而自見遇者言之數十里之間經
略布置大綱小維盡爲吾物外之藏矣村居滴歷吠
烟不相連屬而有官倉積粟所以糴糴於村民者也
有村民指一頹址曰此相傳以爲五歲童子之基蓋
梅月金公生纔數月自能知書至五歲則於經傳子
史無不通貫故當時目以五歲而至其長大猶以是
稱之事俱載野史諸書　世祖朝託迹緇流放情丘
壑藏貊之墟瓶錫殆遍此其嘗爲棲息之地也歟公
作詩甚多喜使薇蕨字故今又改其谷曰採薇而將
作一間精舍名以谷雲置公像其間與村老樵夫酌

飛泉以侑之而未暇也然已結數椽茅舍以爲早晚歸休之所則是將爲次第事矣盖公之蹤跡人或不欲深言者矣至我　宣廟朝栗谷先生承命立傳以進之則自後人人公誦之至於湖西之鴻山是公畢命之所故章甫之徒立祠以祀之盖曰泰伯斷髮文身而其崇報之祠在吳中至唐狄梁公焚滅千餘祠而此獨巋然則其義一揆也於是延之喟然歎曰吾東山水以蓬萊之萬瀑爲第一而若其水石平曠洞府寬廣可以游泳盤旋而棲止耕鑿者則彼將有所遜焉而況有梅月之遺迹則吾之占之爲依歸之所烏可已乎遂馳書問記於余余曰顯晦者理也遲速

者時也今此史吞者自其峙流以來歷幾千萬年而始爲梅月公之所遊賞又並梅月公埋沒者復幾年而再發於延之從今以往吾將期其有顯而長永無晦也蓋其發之遲者傳之常久也余仍有所告於延之者延之既以臥龍名潭則晦翁廬山之舉將不啻而爲之乎吾欲爲延之之西原子虛而老矣不可得矣遂書晦翁詩以貽之如後萬一有成則願以此揭之壁間也延之名壽增清陰先生之嗣孫也時　崇禎辛亥六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思休廬記

金正平之先大夫公嘗謂余曰吾將歸臥湖山以沒

吾世故以艮止名吾齋子盍爲我記之吾嘗見子所記吾姊夫迂相漸休堂其文甚好故敢以要余笑答曰文者小技也故雖以聖賢之謙德而亦不辭余敢不爲公諾乎未幾吾母死未及喪而公棄其諸孤噫知己喪矣痛傷之心雖久而何可一日已也今正平來謂余曰吾棲息於海山之先廬而以思休揭其名願長者之賜以一言也余不覺淚零而曰此眞繼述者也可謂能子矣盖先大夫公實有知止之意故當仁廟之末年低徊郡邑盤桓田野之間及夫　孝考之世而有大有爲之志則公之所有劉子羽之志者將於是乎得伸矣故盡心所事而卒未能遽遂其初

心矣然其遂初之心則未嘗少忘也今焉而時事無復可望則正平之思休也不惟量時度力之得其宜而已亦所以繼其志述其事也其不可謂能子也乎抑余追念公當日之託甚勤不過余移畚之役而因循遷就以永負吾友於泉裏今又不能副急而此身溘先朝露則吾友即將曰子何負吾而又負吾兒也故急起呼燭而書之如此羔良爲止而休亦止之之意也然則今余雖記思休而其實亦所以記艮止也然則余雖負於前而尚可以贖於後矣因亦思漸休公而重爲掩涕也雖然思者將然而未然之辭也豈正平自以爲吾以喬木世臣儒臣後承當此　王室

存亡之秋何忍遽決其去就也云故猶有商量遲疑耶然則其心亦可謂戚矣未知正平之意其果然乎

崇禎橫艾困敦季夏十二日華陽老叟書

洪州魯恩洞遷奉成先生神主記

今上壬子四月日京中儒士南宅夏張始顯呂必寬三人以書來曰某月日尸曹書吏嚴義龍來告成某神主在仁王山崩崖間生等驚且異奔往視之崩崖亂石間有甕器其中有三箇栗主其一果成先生也拂拭埃蘚而審之外面直書姓名三字及年戊戌生四字陷中如之而只少生之一字合內外十三字矣生等心神悚然遂展拜以致禮焉其二即先生外

孫參贊朴壕夫婦也其所題則一如家禮之式矣生等不知如何處之還以安置于舊處未知將何以處之而得其宜也余不覺愴嘆曰今去　世祖丙子蓋數百年矣雖其顯揚於當時者無不聲沉響滅其鬼不靈矣況先生淫刑慘禍之餘誰作是主誰奉祭祀又誰埋安而今乃出現耶以禮則親已盡而當祧久矣然以先生壯節高義當百世祀之而其倏幾年于茲矣今茲之事蓋亦天誘嚴吏之衷而有此奇幸矣夫天既啓之而人又埋之豈其所忍曾因閔監司維重聞先生舊宅尚在洪州曾恩洞當時庭木亦且無恙云今姑奉安于此則禮所謂神返室堂者雖缺於

始而得行於今矣既以是相報而又以告於鄉里士友則亦有來見南呂書辭而感激者矣既而南呂諸人幸不以愚言爲悖卽以通于先生族屬之在洪者而姑奉以神輿安置于先生彌甥嚴繢家於是搆紳章甫爭就展拜而前掌令趙世煥亦外出也幼學金瑾先生其外族也自洪相與至嚴氏家謀奉以南歸兵曹判書閔公昌重將率館學諸生拜送于江頭適有公事而不果焉五月癸亥就道趙與金隨行焉先是京畿監司金宇亨行下沿路各邑使之護送惟振威縣令李集成有疾外無不致其誠敬而水原府使成後商則至於豐潔羞酌妥侑于東軒又盛設供帳

于野外迎送皆遠出矣未至舊宅五里許先生皇考
摠管公墓在路傍亦與先生相殉者也遂停神輿于
其前以順先生之孝心焉蓋是日出迎于路者傾州
咽街遂入安于廳事而面南于北壁下蓋閔監司詹
欲立石于其前而先加修葺故樑棟不改而塗墍聿
新似亦有待焉乃以其日丁卯大祭而本州牧李侯
暹初獻泓川守閔侯（旁日句字）亦以外裔亞獻而終獻則
趙掌令也其餘守宰諸生皆俯伏聽位各致愴慼嗚
呼是孰使之然哉不過曰不期然而然矣余於是別
有所感焉嘗　魯陵之遇變于寧越也暴露於路傍
而人莫敢收視有郡吏嚴興道獨往臨哭取棺而斂

葬焉至今所謂君王塚而　列聖之修祀者即此也故陰崖李先生記之曰自古忠烈之士不必出於世胄華族當時販君規利必置其君於淫禍然後快於心者其視嚴君爲如何哉而村婦里童至今快欝不平不知其言之出於口果知人性之難誣也余嘗於筵席請褒録興道矣今先生神主又見得於嚴義龍而又以權奉於嚴氏之堂是皆寧越籍也是亦可異焉是不知是魯陵君臣之幸歟抑亦諸嚴之幸歟比因朴參贊從玄之在尼山者聞丙子禍作日先生夫人金氏自寫其神主抱負於孥屬處而祭之及其没而其主歸於參贊家參贊亦嗣絶而並埋云其言皆

可徵矣其夫人墓今在魯恩洞香火廢絕嗚呼其亦悲矣京外諸生又將作廟于宅傍並享當時同志朴河李柳俞五先生蓋以爲　世祖大王嘗有成某等萬世忠臣之教故河先生之祠建于善山朴先生之碑立于懷德而朝廷無禁焉矣閔監司所伐之石已致于宅前而未及磨刻今祠與石二役州牧李侯及沔川閔守將終始經紀云是歲七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不知村記

表姪金生得洙卜築於三山之治東五里而近一日吾友月城金聖翼過其村因其舊名之俚而名以不

知曩清陰金先生改賊室爲石室溪山草木亦皆光榮今是村亦不可謂不遇矣既金生請問重舉名之之意余曰厚哉重舉之意也是以天謂文王之意而望汝也其意若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亦將以文何人余何人期勉焉爾夫所謂不知者不作自己聰明一循乎天理之謂也聖賢學問之道豈有以加於此哉然此是聖人事難遽湊泊矣若然則將負重舉之意乎曰登高行遠者必自卑近愚將以卑近者告汝乎汝雖賤微而不知人爵位之可貴汝雖貧寒而不知人富饒之可慕鄉人有是非而汝若不知焉守宰有得失而汝又不知焉以此觸類長之凡世

間不欲知不必知者一切不知以至於心地安帖工夫純熟則文王之不知或庶幾矣然人心之靈既莫不有知則其可一於不知而已乎是將不可得也然惟其有不知也然後可以有所知也凡世人所謂不仁不義之事邈然不以與於吾心之知則其炯然昭明者自能尋向上去而所知者無非仁義之道矣若於彼此都務其不知而已則是異端所謂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者其爲正道之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不知其不仁不義而終必知其仁與義然後乃爲不知之善者也未知重舉之意果在於是乎幸以愚言就而問之

清州牧使南公遺愛閣記

上之十一年庚戌以前大司諫南公九萬爲本州牧使盖　上意以懷保小民爲急也歲適大侵道殣狼藉公不暇寢食夙宵焦勞凡所以救活溝壑無所不用其極而人死則曰是我罪也死而不掩則又曰是我罪也盖人皆罪歲而公則罪己其仁愛惻怛之誠遍布旁達浹於人之心肝故其不幸而死者則曰是我之無福非公之不我盡也於是流丐四集塡滿街衢公又一視同仁恐有一毫彼此之間故鄰邑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焉公又瀝血陳疏請蠲諸般逋貢又請截留田稅之當輸于京者以爲賑救之資　上下

其事蓋欲悉從其言俾無靡子之患而廟堂乃以國計之哀痛不能盡副所請然其及民者亦不貲而他邑因亦均被　聖上之德意令既下瀕死之民皆歡欣鼓舞雖深山窮谷無不削木頌德至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我公或祝而書之曰南公大夫人享壽無疆公謙不敢當一皆踏之而至於旁邑之民莫不皆然則公亦不能禁也當是時也諸道之民或欲上章于朝乞以爲監司者或曰此唐藩鎮逐帥自置之漸不可爲也其事遂止而朝廷竟移公使按咸鏡道北人之喜氣弭塞關嶺而州民如失慈母皆齎咨涕洟扳轅不忍捨而　朝命催迫公遂去矣思欲立碑道

達以不忘於永世而顧以禁令之嚴而不敢焉則遂立屋揭刻于楣間以圖不朽或者曰公之德固深矣然使公不遇大侵而施其煦濡畏亦感公如此之深乎曰公之仁心特因荒政而見其一端耳既有是心則其隨處感發者何往而非仁哉漢之宣光之世未聞有饑歲而猶乃有召父杜母之謠者是何也夫公惻怛慈愛之心未嘗蔽於物欲故其不忍人之政如是其深切而人顧乃以遇人之艱難爲公之幸則是以褰裳濡足而救孺子之入井者請無是心於平常無事之時也其可乎哉東萊先生曰雲霓之望非湯之幸乃湯之不幸仁人之心豈幸於畏窮而悅我之

惠乎其心苟或一毫如是則雖日活萬人其至愚而神者必如蒙袂輯屨者之不食而寧死矣此誠僞之分也然魯君不學子賤之肘然後能成單父之治距心不得勿牧之求則立視牛羊之死今公之心雖至仁而苟非　聖上特準其所請則惠澤何以及於民哉故民之歸德於公者公不自有而歸之　聖上亦可見爲臣之恭矣公既去而歲仍不登民甚困矣則論者益恨公疏之所請不盡行於當日而幸今本道觀察公復上章申公之說則　聖上多採施焉觀察公卽公之叔父也公之家法之善固如此而竊恐蒙公之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如朱夫子

所云故並記之　崇禎紀元之後四十五年橫艾困敦季冬日州民等記

集義齋記

程子稱孟子有功於聖門者是便說許多養氣出來然養氣之本又在集義則聖學之要豈有以易此哉只是孟子始言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而又須說是集義所生者何也蓋以天地言之則須先有理而後有氣故所謂陰陽者始則生於太極而及其造化發育之時則又其所謂陰陽者經緯錯綜而後太極之理亦得而分俾萬物而萬物各正性命是則陰陽雖曰形於下者而未嘗不運用乎太極也以其在人者言

之則道義是天地之理也氣是天地之陰陽也故此浩然之氣始雖生於道義而既生之後則還以扶助道義也然孟子後千有餘年被人看不破說不行故朱子發明其義極其仔細殆至萬餘言而曰若有一字不是孟子意則天厭之然則孟子固有功於聖門而朱子之功實不在孟子之下矣陽川許生瑗來處華陽山中與余共讀朱子書一日謂余曰生所居之室嘗因其地名名以集義願有說以明其義也余既略舉朱子語論說其梗槩而因又告之曰義不可以徒集必先有以知之而又當以敬爲主然後乃可以言集之之功故朱子嘗以格物致知爲明義之端又

嘗曰不敬時便是不義然則求集義而不先此三者何異於適越而北轅哉然此不待朱子說而孟子已備言之蓋纔說集義而其下即承以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此雖集義節度而敬便在其中矣即又說知言之道則知言便是格致之效願生歸以靜處以三夫子之說對同勘合則實千載而一符也

志事齋記

吾友靜觀李公幼能嘗謝事歸休專用力於此事每歎其晚悟難成而天不假之以年朋友莫不痛惜而顧余尤甚焉今年春其胤子喜朝同甫來見余於山中求其墓道之銘將歸又拜而言曰余小子葺理

先人之弊廬將朝夕游息於其中盍有以名之使有警策激昂之心乎余曰夫承家傳業之道莫大於孝而孔子論孝之達者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尊先君子嘗有所用力而於大學格致之說尤致意焉蓋既致其知則其上而次第有得力之實而大人之事可庶幾矣此實尊先君子之志事矣今生能於此繼而述之則希聖希賢將無遠而不可而孝之道得矣盍以志事名之生曰諾謹奉教既歸又以書來請曰願有說以明之遂書此以畀之或者曰朱子嘗言孝者乃道中之一事今子以是爲第一義諦何也曰有是言也然孔子嘗論大孝而不曰德爲聖人乎孝

有大小言其大則德必至於聖人而後乃可云爾惟朱子所論則特指其小者而言耳遂並記其說於後云時　崇禎癸丑仲夏日恩津宋時烈書

靜菴趙先生深谷書院講堂記

粵自　仁明兩朝以來先生之道大明於世雖婦人孺子莫不誦其名稱其德後雖有能言之士更無容贅其辭矣惟太學生康惟善之疏是伸冤明道第一文字而論先生源派者未免有可疑其以圃隱爲東方理學之宗者蓋圃隱始以程朱之說啓牖東土其橫豎說話直契無違則其謂之理學之宗者不亦宜乎至其以金司藝叔滋爲傳圃隱之學於冶隱以授

其子畢齋以至於金文敬公而遂及於先生則竊恐不得爲不易之定論也先賢授受之統非後學所敢議然竊以諸老先生之尚論及以先生言論風旨觀之則竊謂中間數君子特以發其端而已惟受學於文敬公者不可誣也蓋先生負特立之資膺奎明之會不由師傳獨契道竗由濂洛關閩之學上求乎大學語孟中庸之旨規模正大工夫嚴密粹然聖賢之道而純乎帝王之法矣雖未能行之於一時而傳之於後者可以愈久而無弊矣嗚呼此豈人力之所與哉天實啓之也朝廷既從祀文廟則其崇報也極矣而京外章甫又即丘墓之傍建祠妥靈而講堂則未

遑也其後章甫搢紳又合謀鳩材經始於己亥三月訖功於辛丑二月藏修游息之所於是略備矣而先生五世孫今三山使君潤叟爲諸生求記於余余以爲先生之生於我東者實如濂溪之於宋朝也豈必授受次第如貫珠然後乃爲道學之傳哉凡後人之登斯堂者不徒想象乎先生之容色聲音而必須講求乎先生之所學夫先生之所學不過近宗乎程朱之正脉而上求乎洙泗之奥旨而已夫出口入耳有名無實者固先生之所深耻也況於浮靡藻繪之習哉盖嘗聞書院之設莫盛於宋朝其勸戒院士之說莫備於張南軒嶽麓之記矣細而飲食起居之節近

而事親從兄之實微而天理人欲之際無不畢舉則可謂無餘蘊矣而晦翁猶以爲未究乎下學之功而必使養之於未發之前察之於將發之際善則擴充之惡則克去之夫二夫子之說卽先生之所服膺而受用者也然則欲求先生之學者捨是宜無他說也抑先生遺事有逸於諸書者先生從文敬於熙川之時年僅十七矣文敬得一美味將奉逆母夫人寺者不謹爲鴟鴞所攫文敬聲氣頗厲先生進曰先生奉養之誠則誠至矣而君子辭氣不可須臾放過也文敬不覺膝前執手曰我非汝師而汝實吾師也終日嘖嘖先生資質之美固度越古今而文敬服善之量

亦有所相發於先生矣熙川遺老至今傳爲美談此宜揭於斯堂故並著之時　崇禎癸五十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沃川郡義倉重修記

形骸爾我之間私意便生苟非自我而出者其事雖善而强者言而懦者色其不言不色者則視若秦越而已矣況官職交承之際又有甚焉者矣故蕭曹之相懸遠矣而至其曹守蕭規而不改則先儒反以曹優於蕭其公天下之善而不閟於爾我者不亦難乎沃川舊有義倉乃咸陽李侯斗陽所設也李侯去後歷幾人而莫不秦越視者無幾而甚則至於言與色

矣　顯宗十四年光山金侯萬均視篆茲邑見其廢墜而慨惜焉力加修舉捐其私俸之外多方擘畫倉廒事力視舊有加又前後割俸添助者計以穀則爲斛者千餘矣蓋自義倉之設朱夫子奏復隋唐之制以達於周公之法其仁民澤物周遍普遍之意於此亦可見矣尼學夫子之道者其可以私小之心而廢棄其不我出者哉噫朱夫子不卑隋唐而有以達乎周公之心則今侯之修復李侯之事而以達於朱夫子之制者其亦庶幾有所受也侯斯文大家好看朱子書昔朱子嘗美魏元履社倉曰元履少好學有大志故其及人者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知其

所以然也今沃之人庶知其所以哉　崇禎紀元甲寅十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籠水亭記

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蓋人有五性智居其一而是非者乃其用也人無是性則已有是性則必有智焉無其智則已有是智則必有是非焉故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又曰猶其有四體也蓋言其必有也吾友金延之作亭於山水間名以籠水蓋取崔文昌詩語而其意不欲是非之聲到于吾耳也若然則孟子之書雖無作可乎曰不然也夫天地萬物無無是非者天覆而地載者是也苟或不能覆不能載則非

也陽舒而陰慘者是也苟或不能舒不能慘則非也況於人事之得失物理之順違何莫非是非之所在也若然則其在人心者雖欲銷鑠磨滅而何可得也然古之時俗朴良醇絶無狡僞故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是所謂眞是非也後世則反是故朱夫子嘗有言曰東頭不見西頭是南畔惟知北畔非若是者眞若莊周所謂天籟者隨萬竅而各自號者也其可謂是非而欲聞之乎此文昌之所以深坐山中以水籠之不使到於其耳而延之之取以名亭者也雖然是非之性得之於天者而終於滅絶謝去而已則無乃近於釋氏之空寂而有違於孟子之訓乎曰不然也吾

人既與世相疎則世上紛紛自是不干之事雖在城市亦可以不相聞而相忘矣不待入山而水籠之也至於一家而有一家之是非一身而有一身之是非不於此明辨而取捨之則是眞滅其天而得罪於聖門者也然亦必先察乎一心之所存其天理者爲是而人欲者爲非培養之深克去之盡則其爲是非之用孰有切於此者然後一身之修一家之齊無不如其志矣何患乎聖訓之或違也然若不以讀書窮理爲先則其存乎心者將不知孰爲天理而是孰爲人欲而非也我願延之乎痛掃澽斯亭靜對方册朝夕沉潛則眞晦翁所謂入于千古是非叢中者也是則

可以籠之以天地於是乎致精而克明焉則自一心一身以至於一家之政無不了然而得其正矣噫尊王考文正先生之所從事者蓋嘗不外是矣嗚呼延之其必有聞乎斯矣　崇禎旃蒙單閼元正恩津宋時烈記

棄棄齋記

程子曰天下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故有感則必應者如響報聲如影報形曾不容息此自然之理也昔嚴君平棄世而世亦棄之李謫仙詠以爲詩而今南原尹中丞景任取以名其居曰棄棄有問於余者曰昔漢世淆亂三綱斁絕故君平色斯而隱

於卜是則君平之爲棄世固也今羣彥彙征動稱伊傅賢者取之不賢者捨之吾未知中丞棄世而世因棄之耶世棄中丞而中丞不得已而棄之耶俚有之曰有鴟取鳥而飛鳥顧謂其羣曰今我取鴟欲至於雲間而後歸鴟怒而亟拳束之今中丞之棄世無乃如此鳥之取鴟耶余笑曰景任不取論語拾藏語而戲用僻書語宜其見嘲於人也然亦不可謂景任之不棄世也何也夫以景任之人地才望一至新貴門須之曰今日之義理復明公之功也賢才畢進公之公也羣枉皆退公之明也時和歲豐亦公之化理也云爾則即可置於要津塗而景任不此之爲顧乃

收身田里野老爭席此非景任之棄世耶夫如是世安得不相棄耶此豈非程先生所謂感應之理者耶雖然君平之棄世有異乎人之棄者雖其託跡於卜而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導以善故謫仙詩又曰採元化羣生若景任雖處田里而其鄉人子弟之來者皆導以孝悌忠信之道則其與周禮鄉司徒以三物之教教萬民者何異其爲世道之助者何如也然則世棄景任而景任則不棄世矣問者曰子之言則然矣抑有不然者吾荷篠丈人嘉子路敬長之禮而出見其二子是所以明長幼之倫者然聖人猶以爲不仕無義而責之以

廢君臣之義豈可但以告人以孝悌忠信之故而爲不棄其世耶是則中丞終未免爲棄其世也余無以應遂録其答問語以寄景任未知景任以爲如何也

退憂堂記

士夫大致進與退而已進而職思其憂則上憂君德下憂民事內訌外侮無非所以爲吾憂者虞夏君臣更相戒飭職由於是矣及其退也則身無事務之牽心有昭曠之趣山林可以適其體詩書足以進其道回思疇昔之勤勞瘁弊則有同脫鳥逸鹿之視籠檻矣然而君子之心則未嘗忘世故無憂者文王而其演易於羑里則曰其有憂患孔子自稱曲肱蔬水之

樂然而轍環天下席不暇暖而又與荷篠耦耕歌鳳者每欲拳拳而接引其意可知也孟程二夫子好辯而距楊墨著書而明義理其憂患後世又何其至也至我晦翁夫子則始將出而行道矣及其未也而憂世之心未嘗少衰聞時君定省之違禮則痛哭之章乃發於逐跡藩屏之日聞奴詬豕叱之詔則通夕不眠於上藍之寺裏至其伉胄專而趙相逐則不顧身之流亡而亟草遇遯之章蓋其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家常有戚然不豫之色而至於泣下斯豈非公天下之心而不私其身者耶前大丞相安東金公起之以一介放逐之餘跧伏田廬猶以退憂扁其堂

盖有取於范希文語而其皇祖考文正公先生自丙丁以後已知道之不可行而自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綱常世道常以爲己憂至於九死而不悔及至 孝廟初服則年已八十夢斷東周而猶且收拾士流益以明天理正人心爲務其憂之也深且遠矣今公不以一時退斥而忘其所可憂者噫文正先生之心即古聖賢之心也雖百世之遠猶曰微斯人吾誰與歸況公其孫乎況公喬木世臣乎況其嘗爲大臣而任君民之責者乎其可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乎噫此實天理也既得乎天理則安知非樂亦在其中耶若余之所憂則亦有之書册埋頭無時

可謂白首斤斤時有偷心如了此憂則庶幾與公同其所憂而非所敢望也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十四

記

梅隱堂記

致身行道此人道之大端也隱居獨善豈君子之所願故聖人於隱者有潔身亂倫之譏蓋欲財之以大中至正之矩也然而聖人嘗曰隱居以求其志未見其人矣蓋君子之心雖未嘗忘世而其進學明道之時則隱而不自貶又君子自修之義也及至後世則隱者非一而其爲義亦多不同要之富貴溺人利欲滔天其隱居者大抵高世之士而足以廉頑立懦有補於世教者也南軒先生嘗論西漢儒者以利祿爲

事以成王莽簒竊之禍光武貴隱逸以變其風故雖羣奸睥睨神器而未敢卽取此蓋獨見之名言也故朱先生繼孔聖而以大中至正之道自爲而教人然於嚴子陵每有稱賞之語其於釣臺壁間之詞可見矣孔聖譏人之隱去而先生恐人之不隱噫此皆衰世之意也蓋嘗聞胡致堂嘗於七里灘拈出嚴公語刻石而以戒往來者則或者惡聞而毀滅之先生嘗慨然於此矣當時世道如此則先生安得不因嚴公以救其偷弊也然或者以爲嚴公非詭激索隱者則先生又以爲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云爾則先生之微意又可知矣我東勝國之末諸賢多以隱

自號如圃冶陶牧可見矣亦未知其意之所在也陽川許生璜瑩叔居于湖西之溫陽因其里名扁其堂以梅隱而求余一言余略書舊聞以貽之未知生將杜門看書以益求其志耶抑將砥礪頹俗以扶漢閈耶只在所見之如何耳時　崇禎柔兆執徐如月日華陽老人書

守拙齋記

南陽洪叔範自黨禍萌蘗即棄名邑之銅魚僦居於南郊之楮島議者論年少中十殺之案而以叔範爲之首既而議者又以同春先生爲大憝而追削官爵叔範與同志諸賢抗疏訟冤遂與同竄者凡五人豐

城趙子直順與安子遂耽羅高汝根竹山安聖休也叔範自謫所之務安走書於罪魁之宋時烈曰昔同春先生嘗命小子之書齋曰守拙仍大書以爲扁額小子仍請曰願一言以明其義也先生諾而未果而梁木遽壞今知先生意者匪有他人願以先生所未遑者書在紙面使之自警則其與坐在齋中對越先生法語心畫者無異矣余發書掩涕曰甚矣同春之愛叔範叔範之慕同春也第余方以重犯待刑蠻土爲人作文義所不敢其後叔範復以書特申前言而猶不敢破戒矣既而疾病垂死則忽俛仰而歎曰我苦於無一言則不惟負叔範亦所以負同春也遂伏

梳而口號曰古今之言拙者多矣或自笑焉或自誇焉或自戒焉或見於詩歌或見於序記焉然余與同春早同師門隔序周旋文元公老先生所以爲教者未嘗出於濂洛關閩之說矣濂溪夫子嘗作拙賦而朱夫子刻置於江東道院而曰既以自警且以告夫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恥雖使同春爲叔範相言豈亦出乎二夫子之說乎如使余捨此而他求則雖守而責之終有所不能也或曰拙賦之首曰巧者言而拙者默今叔範言事而受禍豈所以受周子之戒乎曰周子之意固欲人之全不言乎夫不當言而不言以悅於世者是固周子之所恥也若當言而不言

以求容於世則其爲巧也爲尤甚焉此尤周子之所深耻也故孟子曰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今世之人或以言而取利或以不言而求容而惟叔範能以生三事一之義犯雷霆冒鍥鄒上奉慈闈禦瘴南荒此真拙者之事周子若以全無所言爲拙則通書何以言貌之不違爲純德哉是知周子之所耻者不惟在於不當言而言者而亦在夫當言而不言者矣況周子之賦言雖約而指則遠夫簞食瓢飲處於陋巷則顏子宜若拙矣而直以克己復禮自任而無難又問以治天下之道則其爲不拙而健也何如也耘瓜而斬根不避

大杖則曾子宜若拙矣而乃以千萬人吾往爲訓而又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爲說則其爲不拙而勇也可量耶至若吾朱夫子之拙則常以親年高生事寥落自傷又自謂不能大其門閭以奉先祀而然其自待則必將以繼往聖開來學爲事又將表裏江淮合戰守以爲一以必滅胡虜爲己責則其習圓而義勇也何如也其可謂徒守拙法耶豈所謂拙法之中有活法者耶然則周子之所謂拙者是豈塊然嗒然如枯草陳蛻者耶噫九原可作同舂必莞爾而笑曰此吾當時所欲言者而子並與言外之意而得之云爾嗚呼古今言拙者多矣皆就

如周夫子之意乎然朱夫子嘗以是爲似乎老莊甚矣義理之無窮而中庸之難能也然朱夫子以劉元城之居位而極言罪至而順受爲中今叔範諸人之言不可謂出位者而及其受罪則悠然就道無怨無悔其亦庶幾者乎噫叔範其於所守之拙而益求其所謂中則此實能守同春當日之心也

聯棣堂記

恭惟我世德舊以孝友相傳西阜府君至性純篤當圭菴先生謫居泗川也每禱于日月冀其亟蒙宥還及其宥還不勝悲喜遂感疾而沒至我叔父習靜公又與我先府君睡翁公皆寓居于永同沃川之境相

去十許里逐逐往還三日爲疎酒熟則相就味美則相須率不待蹄涔之渴而輒必會會必兩忘其所趨猶以不得同居爲恨及習靜公擴斥北郵也寄詩曰鴈向湖西濶人羈塞北幽先府君吟咏凝淚常揭壁寓目如見顏面焉及習靜公没于關西先府君當流金大熱匹馬奔哭自六月以至仲冬居外不肉葬然後復常常曰早知如此何曾一日離也逮于野隱公其同氣六人也同奉母夫人其奉養之誠祭祀之禮既化服鄉鄰而其長枕大衾日夕湛翁咫尺往還必與相隨野隱公性嚴諸房少有過差督責不少恕而諸房皆遜謝自咎而終不失和色焉及其永感則迫

於貧窮不免分離其去毋夫人祥禫未久也相持不忍捨行者顧送者泣見者莫不掩淚其第二房進士公資質尤卓異嘗到其金氏妹見其貧甚而餒泫然而悲故金氏妹與之相對不忍言貧也公常顧恤其子女婚嫁必自主張及其既沒而久也金氏妹常曰如失我慈父也大抵吾家仁厚之風耳目所及者如此矣進士公有孫曰彝錫不幸其父母俱亡於盛年其弟妹六七人俱未婚娶彝錫眇僅弱冠也率育恐鞠盡其誠心及其異姓相聚或不無蓋底之圓方而猶不以此而失其友愛之歡顧以其喪禍零丁之初覩之宜其蕩覆亡滅久矣而乃能保其門戶守其祭

祀者不但其行義有以自立而亦荷先靈鑑臨有以默佑之也今者賣其京宅移居於西郊之外而力田自給名其堂曰聯棣噫不待考其實而名已好矣嗟彝錫乎爾之賢何待其獎勵而始終不渝乎將見堂後之木連體而生棲于其上者相哺其子矣爾將拜于先墓之前而無愧色也亦可見我祖先德厚而流光也彝錫謂余曰願得警策語相與奉持也夫警策之訓固備于小學之書而余必先陳世德繁而不殺者以爲觀法近則取則易思慕深則仁愛生爾雖然小學所載柳仲塗語猶不可不思也　崇禎柔兆執徐長至叔祖書

風玉亭記

君子比德於玉仁智義禮忠信與樂七物者備矣而又推之以極乎天也地也則豈非以冲和之氣所鍾以生而凡物之貴者莫如爲倫故聖人之稱之也如此其盛也歟至於孟子稱聖人之全德而又取以爲譬則匪物而雖人孰可以當之哉雖然其物旣寡而又有賈害之戒焉則君子雖欲佩服於身以其德自勉而不可得也故文谷金公之居南也其小亭之在竹林者風至而鳴焉則其韻清和不待陽碎片之懸而得於耳爽乎神者直是真而非假也遂名以風玉而讀書其間余竊以爲左徒之賦騷百代之所尊

而朱先生猶病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至於子瞻之纖心石腸則又其下者也退之之諫辭子厚之慙筆則非君子之所道而瑩仲莘老猶不免智數被嚇之譏焉則又子瞻之所不爲也今文谷日讀論語諸書涵養其本源而以進其德修其業則其有志於聖人之全可知也又嘗問於人曰朱夫子自言其氣質一定而不能易竊恐後學驟看便謂氣質非學問所可變而以爲自畫之地也嗚呼眞所謂切問近思而有志於大中至正之規者歟其將至於聖人之全也可期矣是亭也其易所謂稱名小而取類大其事肆而隱者歟抑有一說焉請再拜而仰

問焉朱先生嘗論夷惠百世之師而曰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跡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跡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夫先生學孔子者而今乃有此言有若終不可學者何也是必有深意於其中而後人有不敢知者將學之未能而猶且學孔子耶抑將由其清和之一偏而各造其極耶今既玉聲寔清且和而總而論之則無所不備誠如聖人之論矣且也玉有形質而風是韻氣也形質有定而韻氣可化亭中主人必已入乎耳存乎心洒然有會於意而辨於理者矣幸明以教我也

靈芝洞記

自與仁門東行四十里有所謂靈芝洞者林壑邃美有居民數十家故學士李公端相切能居之公延安人自王考月沙公爲　國朝文獻之大宗師皇考白洲公叔父玄洲公棣蕚聯輝以繩先武而公又以清明俊雅之資承藉膺受黼黻王猷一朝喟然嘆曰古人之規模律令必先有窮理正心之功然後推以及於事爲故有本有源無施不達矣今吾早業公車決科入仕鸞坡鳳池優游前却此不過隨行逐隊盡瘁終酉而已固將遷延老洫以盡一世不亦可慨也哉遂揖儕流裝書冊載妻子至於是而止焉先作燕居之室曰靜觀又其所謂弄丸涵一之亭屋雖未成而

皆寓意高古於是日對古人書俯讀仰思將大肆力於古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者學士大夫莫不高仰之皆喜吾黨之有人而公遽以卅餘歲而沒世道之不幸孰大於是今公之胤子喜朝同甫能繼能述養親讀書委己於學從此此洞將爲李孫之白鹿矣公所命諸名固皆有意義皆可以爲格致之助矣惟靈芝之名最令人有興起勉勵之心昔朱先生宿賈當鋪壁間有書云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胡爲有志未就先生因此有感而有詩云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消息重嘆賈當壁上詩昔年牛溪成文簡公引此詩以勉門下諸公噫義理無

窮歲月有限而人情喜於因循遲回等待忽焉頭髮皤然則雖欲悔之而不可及矣余方回首茫然不知所以爲計而同甫要余爲之記噫余則已無所逮而猶誦先生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之句擊節三復而今復以此爲靈芝記之亂焉幸同甫勿以此自私而遍以告於同志之士也未知玄石復以爲如何也

沃川郡二岡齋記

余讀尚書至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輒掩卷而歎曰唐虞之世以堯舜爲君而乃以此爲戒何也曰嗚呼斯其所以爲唐虞也歟聖人

未嘗自聖故道愈高而心愈卑治益隆而事益近矣然卑且近而天理人欲之分有在毫釐之間者故其高且隆者實在乎其中矣至於世益衰薄則爲官者以横目自營爲能事百姓之哃何暇顧哉否則又曲意飾辭以媚悦於謹俗因以售其廉貳五之之術此雖與恣欲自快者有間而其實同歸於一塗也今江都留務李選擇之嘗斥補沃川郡立一小齋爲燕居之所工未斷手而謫居西荒越一年庚申夏山曹侯殿周萬聚隔一手來涖繼而修之既訖功問名於余余謹取周哃周違語請揭以二周侯曰善矣因請爲文以明其義余惟下一句或有犯之者自有邦憲何

待於警飭也惟上一句既不罹於法禁而因可以釣其利故世多有希慕者而於道則益離矣然良不可終欺矣古有欲要良譽而實則瀆貨者嘗揭榜於門曰某日是余生日愼勿有獻也既而會邑人以白鷺爲題而使各賦詩蓋欲稱其潔也一人輒吟曰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魚夫至愚而神者良也彼雖自謂計無遺巧人莫我知而人已覷破眞所謂掩目捕雀雀却見我者也然此則詩人謔浪之事不足以爲訓惟程夫子嘗記蜀事曰人稱鎭蜀之善者莫如田元(傍金句字)文潞公語不善必曰蔣堂程勘予察其跡所謂善者得良心之悅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

夫以路公之爲人猶入於程夫子抑揚之中可見德愈盛而責愈備也況於他人可不深省而亟反之哉至於天理人欲之分有在毫釐之間者則在學者尤當精察而明辨之故旣以告於爲政者又因以自警焉時　崇禎重光作噩孟夏日恩津宋時烈記

板橋齋室記

惟此懷德之板橋里者我先祖雙清府君洎我先考睡翁府君衣履之藏也雙清府君之大節偉然後數百年而石室金文正公始揮發闡明而然其辭婉其義微非深於詩教者不能知也惟其以匹夫而扶世教於出處之際則其功不可謂不大矣此蓋有本源

難誣者其母柳夫人當麗末夷教未殄之世其父母憐其少執義欲奪其志時雙清府君生才晬矣柳夫人卽負而逃徒步歸舅姑家舅姑不納曰胡不聽父母之言是無三從之義也柳夫人泣曰背上兒獨非三從乎舅姑始許之噫有是母安得不有是子乎本朝追旌柳夫人棹楔立於宋村舊址官復其墓田焉我先考睡翁公在羣姦讐 母之日金墉之禍迫在朝夕挺身入大學以片言折兇鋒獨詣 西宮拜恩如例當是時也刀鉅鼎鑊視猶不見也 仁穆王后亟加嘉嘆而 仁孝兩朝連有褒典今雙清墓下數步卽先考墓也上祖下孫節義交暎豈所謂尚其

類也者非耶鄉之章甫爲先君將以祭社要束已定不肖等以爲先君平生舍章自貞常以沉晦爲心今茲立祠非所以安其神且其闡揚有金文正金文敬先生同春宋公浚吉文筆足以百世不磨矣遂以誠心止之而止焉至於雙清府君則千萬世後必有能名言公誦而崇報之者矣始墓前有小表剥落殆盡同春公既樹大碑于右方數十步而刻文正文後記內外子孫又改小表而其子正郎光栻題其額其陰則余之文而同春筆也余兄弟又爲先府君立表碣後　贈領議政準格又立大石文筆同於雙清小表而額則今領相文谷金公壽恒之篆也舊有齋室遷

徙不常七代孫前監察國士建議營作而八世孫瑋中瑋泰等適有田墓下獻而爲基址凡屋五架者三間又立庖厨五間每歲一祭時諸子孫同奉薦獻以爲百世不改之圖有墓田若干別有文記吾兄弟爲先人所置者則四五倍焉亦別有文記蓋吾兄弟薦于先人時必先薦于雙清府君不然則享于先人猶不享也後世子孫勿替引之可也監察公又議置守直奴婢三口而吾兄弟私置者又倍焉其所産兩墓子孫不敢私焉而凡有公私侵暴兩墓子孫公共斗護可也余老病將死故略記此以告焉

舒川郡嗟白軒記

德水李百宗仕於朝嘗爲承旨參議既而有所不樂求出爲舒川郡以爲迤邐東歸之計未幾遂有投紱歸歟之志而所治小軒適成矣亟以書問名於余余誦晦翁先生守南康時所贈僚友詩曰知公近覺青山好顧我頻嗟白髮新有是哉先生之難進易退也未五十而言如此則世之白首執掌役役於口腹者亦可以知愧矣故敢取其詩中字而名以嗟白嗚呼百宗乎洛江清矣孤山矗矣梅鶴亦相待矣百宗之霜鬢亦不止於一莖兩莖矣一朝翩然還尋遂初則庶不負晦翁之詩義矣倘或以此而揭之楣間則亦可以警夫後之老而不歸者而亦恐有惡而去之如

釣臺壁間題字也惟百宗諒之

寧越郡錦江亭記

李侯子三嘗立朝正言廢錮累年矣既而時事更新羣賢彙征而侯又抹擢於時世與君平相棄之矣侯性好山水聞寧越有蓬萊太華會稽錦江之勝悠然有勾漏之興求出爲郡守其江山清趣果愜宿願而所謂錦江亭者老而支柱殆不可徙倚矣遂割清俸將以新之則監司魚侯翼之聞而嘉之亦助事力未幾而良構屹然改觀則以上諸山舉入於拄笏之中而十里清流曉帶乎憑檻之外矣侯樂其地僻事簡日哦其間蓋屋未就而詩已成矣夫江山之名固有

不約而冥會者人之覽之者因之而起其遐想焉然今蓬萊之上未必有不死之藥太華之顛未必有十丈之蓮而會稽之下亦豈有芰荷之水乎惟所謂鏡江者是蜀中之水而屢形於草堂之詩無亦有寓舍之啼血乎月白山空如聞其一二聲則侯必悽然而泣下不覺清興之翻成感緒矣未知侯果然否聊以書問之

昌城府雪酬亭記

密陽朴侯星錫少時讀書從事於俎豆之事既而歎曰凡男子始生縣弧於門左又人代之桑弧蓬矢以射四方其意有在也遂投筆而起捷武科已而爲壽

司郎得聞軍國庶務未幾出爲昌城府使又歎曰此地實國之西門自丙丁以來城池館宇蕩殘埋沒莽爲荆榛非固邊圍壯藩維之道也況　萬曆壬辰之亂此地與義州久爲倭奴之所眈眈綢繆之策其可緩乎遂開諭吏丁裒稡財力修復舊貫亭曰雪酬決勝堂曰運籌暇日登臨則鶴野茫茫千里一眸笑傲乎隋唐百萬貔貅雲屯霧聚而逡巡徘徊於孤城殘壘之下俯眺深河牛嶺則想像乎金將軍喑啞擺陣雷奮電擊一以當百之狀而令人氣湧如山又望一縷紅雲靉靆乎箕尾之野指點帝鄉有感古傷今愴然而悲慨然而歎者矣然則斯亭也斯堂也豈爲遊

燕徙倚之計而已哉既成安使文化柳公尚運爲作四韻詩以侈之余聞而起立曰柳公朴侯之心之事皆不可無傳也遂書此以爲記而仍以告之曰古之人有言念亂則亂息忘危則危至雖在平常無事之時猶且然矣況此我國孔棘之日乎昔趙普懲唐末藩鎭之亂勸藝祖一切削弱之故天下無事生民受福趙普之策可謂善矣然削弱而至於空疎則真宗之世契丹如入無人之境直至澶淵至於徽欽之世則尤不可言矣　本朝自逆變以後懲創太過亦不以他盜爲意因循拋棄以至今日而莫知所以如何矣惟侯唾苞苴債帥之習念牖戶陰雨之戒不爲人

之所爲而爲人之所不爲其慮遠矣其志壯矣此豈
早年讀書知方之效耶聖人必使入學習禮者蠲股
肱決射御欲其文武俱全仁勇相資其意深矣吾知
侯異日卒爲國家干城樹立奇功如柳按使善頌也
歲在旃蒙赤奮若遯之下澣恩津宋時烈記

寧越郡六臣祠記

嗚呼魯山主其墓在寧越郡北五里冬乙旨　中廟
丙子　上曰魯山墓祭享儀節禮曹其議定焉仍遣
官致別祭　萬曆八年爲　宣祖大王之十三年也
道臣鄭澈馳啓極陳墓道荒廢行路咨嗟狀　上用
大臣朴淳廬守愼等議大加修治而石儀墓宇次第

咸備矣自後　列聖致祭頻仍今　上乙丑監司臣洪萬鍾都事臣柳世鳴與郡守趙爾翰議曰　聖上嘗於筵中教曰士子之崇奉六臣予不禁也大哉王言今大丘之河濱祠以有平陽子孫也洪州之魯隱祠以有昌寧遺宅也果川之露梁祠以有六氏之疑塚也至於懷德之與龍連山之漢陽皆有遺墟之祠皆不無名義矣然皆不若即茲南宇之傍揭虔妥靈之尤爲典要也於是詢謀僉同亟力咸聚先建正處三間經始於五月訖功於七月將以九月季丁棲神奠幣而以戶長嚴興道掇焉嗚呼豈哉趙侯又定守直二人仍置贍錢田以爲久遠之規又可尚也然

如求其摯則廟宇之下作一架屋以諸臣配侑如麻田崇義之制則情文甚宜而此則非有命不敢也嗚呼孰能以此請於朝者也蓋當初　世祖大王不得已用法而深嘉其義旋下德音曰此忠臣也今我殿下聿追　祖武又有不禁之教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抑賤臣於此竊有所疑焉記昔　皇朝不廢建文景泰位號雖族誅方于兩臣而旋加褒典　本朝則不然豈從周之義或有古今之異耶在昔丁酉年惟忠貞公臣李厚源文正公臣宋浚吉請依方于例表章六臣而以廷議不咸事遂寢識者恨之賤臣曾於戊申冬請録用興道子孫既而蒙　允仍爲訪問

其子孫則無有矣可勝歎哉嗚呼我　殿下臨御以來培植節義之意迥出百王既　命立何蕃陳秉等祠而今茲之教又出尋常萬萬豈亦孔子衰世之意而所感者深者耶然不有深沒其號而實承　睿旨如洪按使者孰能與於此哉其以嚴戶長腏食尤爲超卓此豈童觀凡識之所可及哉若以梅月堂南秋江腏享於此而又爲一壇於祠傍滾薦權自新宋石仝等略如公州鶴寺之爲則事尤完備未知衆議如何耳是役也終始致力者寓公崔逐邑士琴用成嚴麟錫高必成而來請記文者戶長宗人嚴敏道也

崇禎紀元後旃蒙赤奮若否之下澗恩津宋時烈記

鄭氏江都陷敗記

鄭氏迎日人　宣廟朝有大臣澈號松江大爲　宣廟所重後復遭譖構坎坷而終至　仁祖末後承有畸翁弘溟抱翁濬其從子慶演焉濬字晏叔　崇禎乙亥館學諸生請以文成文簡兩先生從祀文廟館學推重用其說丙子淸虜猝至　上幸南漢山城廟社及世子嬪元孫皆入江都晏叔時在通津寓舍與其仲兄前永同縣監洙及諸家屬謀曰吾儕是世祿之臣不可逃死求生遂相與入江都永同曰詣分司呈身丁丑正月二十二日朝聞砲聲大震於江津永同曰賊衆必已渡矣疾馳赴宮城則賊已遍滿城

外不得入而退與晏叔定計於鮮曰吾欲犯賊爲賊所殺也卽向摩尼山外晏叔則爲踣海計潛伏於路傍伏簷之下賊騎嚢突焚掠仲氏奴被擄者雜於賊衆來傍伏簷低聲以告曰永同進賜及室內皆爲賊所獲時日已昏而賊去矣晏叔出至仲氏隱匿處則無跡可尋復歸伏簷之下則賊騎屯於五里許火光漲天矣遂携其內子李氏匍匐於田畝草莽之間約曰明朝賊必早來與其死於兇鋒無寧投死於早潮之水也更向海邊則見數十百人曳下膠岸之船而其中一人乃叔妹兄崔承旨有淵及江華申光一也庶幾獲濟而乞與同載則崔承旨怒拒之曰爾何

以呼我以兄乎盖晏叔兄弟嘗同載於閔聖任船崔令來請曰願君兄弟下船而換載我老親也閔大聲叱之曰崔某是何如人晏叔兄弟亦不肯下崔甚憾怒故今其言如此矣晏叔呼曰仲兄則已彼擄矣崔亦不動聽然不能無庶幾之望留其內子而往尋其弟濡孀婦徐氏及其兒及庶母之匿巖穴間者來至船所則崔申諸人與同約者作隊禁他人甚嚴使不得上船矣遂賂其信任之奴而自携其內子與弟嫂及兒迫至船下則船上人欲拔劍擊去之適同年任景堣覺其為晏叔也轉囑而許入庶母則託一婢子還匿於巖間及至剌船而下未數十步而潮退船膠

仰視天星則已向曙矣潮期尚遠而賊至必早則當全船陷沒矣默禱於神而占得用生體之卦苦待潮至而初日已高矣忽見牧場馬十餘馳突而來晏叔內子曰此馬有被逐之狀必是賊來也言未訖果有賊數十騎超忽而來直迫船舷滿船之人一皆奔波爲走溺海中之計而船去海水尚有數十百餘步其嫂與內子皆自刎晏叔則凡三刎而亦不死（其所刎之刀乃松江平日所佩中間爲人所得晏叔弟潘適見其柄刻松江字請於其人而還之臨歿授徐氏善藏之當避亂也徐氏忽念倉卒之用取於篋而隨身矣及是三人次第所用者皆是刀也其事甚奇矣）賊登舟連發五矢三矢則猶記其入膚而其後則不覺也最後又發嚆矢再中而止內子之屍則倚於橫槳之

下而徐氏之兒則立於其母之屍傍以稚得免殺掠俄而賊悉拔所中箭而帶之又解晏叔肩帶棄其中神主等物而取去又解所穿衣而戲之曰上廳上廳必是我人之爲虜者也賊去而潮上則船浮海中隨風上下矣俄而內子氣甦而作勢起動扶晏叔移臥乾處而急索舟中得外祖妣神主而考則無得也晏叔曰吾不能保晷刻矣願歸死於摩尼下使奴輩掩土而葬得免烏鳶之食幸矣遂携內子下船而留其弟嫂及兒於船中族人曰我則必死也此母子汝可救濟使鄭氏無絶也蓋此時其嫂亦甦也行未數里筋力已盡而夜已沉沉矣幸有尋屍之人明火於岸

邊故尋其光而僅得登岸幸又遇家奴虒男檢松急索湯水則二奴走入村家持一大瓢而至奴試孫亦來負入村舍則乃當初伏簷之家也覆以蓁石以待盡而奴輩在外爲掘坎瘞埋之具矣內子始得飲粥因與庶族議曰家翁所被五箭皆不深入可望生道而明日賊必來矣須殺厖狗以其血汚巖於身上爲可駭之狀則或可倖免也遂如其計翌日賊倖不來二十七日夕時有一女人爲賊所逐走入於晏叔所臥亂蓁下賊突入而捽出其女因以鐵鞭亂撲晏叔之而而去蓋賊以爲已死而且見血色淋漓可愕故舍之矣內子又令奴輩撤去房中塊石深掘其底爲

土窟夫婦入藏而覆以亂草翌日早朝賊又來焚燒村家已逼於所匿之家則將爲燒死之計矣忽逆風驅火更不及而得全蓋奴輩上山望見火將及皆出拜祝天豈天感其忠誠而反風耶賊去內子出自土窟而聞之則有諸船自外島來泊近津者多使老奴往雇其船則歸告曰船已雇而潮又已上時不可失也時內子已有產候故尤必欲過涉於外島也忽有言賊騎方在五里地何可冒死赴船乎晏叔不聽亟命縛木爲擔具令二奴擔內子而疾赴於船纔稅於津頭而產事已始急須上船未及坐而兒已生此卽普演也舟中解娩是舟人之大忌兒之墮地而啼也

舟人詰之從者詭言抱來之兒得無傷乎何其啼也於是艱得甘藿甘醬作湯飯以饋産母而胞衣則投諸海水而行翌朝二十九日始泊於外島所謂生島其翌日卽二月朔也聞申晃兄弟自是島將爲下海之行畏瘡往見之則其家僮僕以爲鬼形而拒之申熟視然後認之餉以米肉且借以其所處之屋又遇知舊許佾長閔煥趙仁亨諸人相助以升斗俄而有來告以南漢消息則天地翻矣不覺失聲痛哭則閔煥譬喻而止之矣及聞江都之賊皆斂兵渡江遂與家屬相議曰仲氏仲嫂必不耽生而從賊其死必矣遂盡送奴僕使驗視於衆屍中適族人之婢九花避擄而

逃還言於家奴太一曰永同進賜及室內其日皆死於摩尼外西邊路上去主人家未數里云太一未及來報而晏叔已向江華之傳燈寺盖欲尋仲氏屍也至寺然後太一追至詳言所聞於九花者遂痛哭號絕即令族人往收於其處斂以柳筒而權厝焉盖正月二十四日午後賊遍滿摩尼內外而剽掠永同與禹氏爲賊所獲而行未數里永同呼禹氏曰我今死矣遂奪賊鞭而亂撲之賊不敢近前而却立亂射而仆地禹氏即墮馬翼覆罵賊而死於是賊亂斬二屍其後收屍之日兩屍面色如生其年四月自摩尼歸殯於交河明年三月祔葬於高陽先壠乾坐之原得

年四十九蓋此虜與倭異性其順從者則絶不殺戮而撫背饋食故其時有欲苟生者則無不生矣如鄭永同非惟不肯順從乃以鞭擊賊宜其逢賊之怒而亂斬幾於二體矣禹氏身覆夫屍而罵賊以死其節亦卓然矣晏叔夫妻與其弟婦徐氏之自剄亦可謂潔身而視死如歸矣其不死則天也其視苟順虜意驅如羣羊以禮義之身而抱腥膻之臭者何如哉余嘗爲龍巖閔公埰作傳以著其闔門殉節蓋一家死者十三人實古今稀有之事而鄭氏一門又其次也蓋　列聖以義理培養數百餘年則其如是無怪也嗚呼盛哉余懼此事泯沒無傳據當時日録而叙次

如右晏叔又爲交河村氓金天命妻之立節不汚者立傳以示於人其爲世道慮也深矣時　崇禎紀元之旃蒙赤奮若復之日恩津宋時烈記

鎭川縣愧四堂記

惟我明道先生得孔孟之道以達乎文王之心而得其一言之要曰視民如傷四字而已孟子嘗歷叙羣聖之德惟以此四字稱之於文王夫文王之德與堯舜齊并則可謂巍巍蕩蕩無能名焉而孟子獨稱此一言者其意以爲徒言聖人之大而不以事行實之則徒爲莽蕩無所捉摸不足爲後世之準的也夫儒者之道以天地爲父母則凡生乎天地之間者雖昆

虫草木并是吾與而皆在所愛之中矣況乎同胞之吾民哉其痒痾疾痛舉切吾身者此自然之理也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夫文王之可師者何限而今先生獨以此爲心則乃所優爲而猶曰愧云者亦豈堯舜猶病之意耶延安李喜朝同甫以學道愛人之術來莅常山首以此約以爲愧四而揭於治事之堂吾嘉鄠縣上元之政得行於常山也嗚呼爲官莅民者孰不知此言之爲可師法哉然而人欲之私蔽於方寸之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殘忍暴虐視民如仇讐夫豈其性獨異於文王明道哉今同甫讀程子書謖然興起於此可謂善學程子者矣雖然孟子之於文王

乃以望道如未見配此四字而並稱之夫豈先生有所取捨於其間哉夫必先有下一句然後其於上一句可庶幾也孟子嘗以百世師稱柳惠而至論其道德之大成則反不與焉此則同甫之所當知也潘南朴和叔方在楊山讀聖賢書願同甫時就而問焉必以愚言爲汰而亦或以爲然也時　崇禎柔兆攝提格仲春日恩津宋時烈記

坡州花石亭記

臨津之南岸有所謂栗谷焉形勢具焉德水李氏有兩世墓少西向北地面平廣則乃花石亭舊址也亭之創始實起於康平公諱明晨於文成公老先生六

代祖也再圮再新於老先生之世蓋以族位既多子孫漸蕃則以爲修護齋宿用仍講信之所乎　嘉靖年間文成公先生往來遊居而學者稱爲栗谷先生蓋先生八歲時登亭賦五言詩詩已老成溫厚膾炙於世而亭因詩而益有名焉先生遭遇　宣廟之聖以行道濟時爲己任然義少未安則即歸于此以爲讀書養德之所而遂復舊貫于亭之遺址游息藏修必於是焉搢紳章甫之有志于學者皆來講誦而先生杖屨攸暨江草含香山木被光斯可擬於徽州之婺源也　隆慶庚午先生移居海州之石潭則正如晦菴之滄洲而學者猶以栗谷稱之先生亦以自稱

焉正如晦菴移徙南北而猶以新安稱之也壬辰倭
燹亭子不免灰燼只有舊址而已則行路之咨嗟士
林之噓唏久而彌甚矣　崇禎癸丑先生從曾孫厚
址厚芳等自淮州歸居于墓下亟就亭址攘剔荒穢
復依舊制而新之江山增彩士友相慶曰先生遺躅
斯可以復尋矣當是時也先生之祀絶而不續大臣
領府事金公壽興白於　上前　上特命扶倒繼之
不但亭復其舊而祀事復有主矣先是　上命禮官
從祀先生於聖廡　聖上崇報之道無復餘憾而斯
道益明則斯亭之棟樑階砌當與山水而俱長矣然
晦翁祖塋嘗被他人之占奪婺源遺居屢見侵削於

鄰並夫以晦翁而猶尚如此則百世之後安知此亭長保其無恙也雖然天佑我東箕子東來孔聖欲居而先生獲聞妙旨於遺經其爲學一主於晦翁祖述憲章繼往聖之垂統開萬世之太平則雖與天壤俱廢可也然則斯亭之興廢豈足爲輕重哉惟後人尊尚之心則當如婺源之虹井城南之紫陽可也　崇禎柔兆攝提格二月日後學恩津宋時烈謹記

宮村別祠記

家禮祠堂之制設四龕祭及高祖此古所謂四親者也自朱子以後未之或改而　國制則不然使士大夫祭及曾祖而有不遷之位則別設一龕其世數與

家禮正同而有不同者家禮則於其不遷之位別立一祠於墓所待其親盡而祭之於此故不遷之位雖多而自與祠堂四親之位不相妨奪其制可謂曲盡情文而以俟於百世者矣廣州宮村有墓焉乃　太祖大王別子撫安大君諱芳蕃繼其後爲孫者廣平大君諱璞及其子永順君諱溥之衣履所藏而子孫因居其下焉夫撫安廣平以別子而不遷於祠永順以勳庸而亦不遷焉不遷之位已占三龕而只餘其一則主其祀者將不得祭其祖而倘復有勳庸之人出焉則將不得祭其父矣豈創爲　國制者慮不及此歟永順七代孫大司憲選八代孫遇輝嘗以宗子

國英之意來諗于余余曰從周之義尚矣然　國家亦許士夫家並用家禮之制則以此而變而通之不亦善乎選等以爲然遂創祠宇于宮村撫安位西廣平次之永順又次之薦享如禮此不惟情文盡於三祖亦以盡於四親則可行於久遠而無弊矣噫天叙天秩自唐虞以來所以正人倫而明教化者也然而歷代沿革得失相蒙使人眩於遵守朱夫子每嘗病之嘗以爲聖人有作則必當更爲一代之制使人易行嗚呼自周公以後當任制作之責者捨夫子伊誰哉而終不得位只修家禮及通解而家禮未及再修通解亦未卒業此我文元公金先生所嘗慨然而終

身用功於禮學使疑文變節如指諸掌其功可謂盛矣蓋嘗於別立一龕之說雖主國制而事有室礙如右所言則又歎家禮之制不行於世也今李氏家斷然行之朱夫子所謂先就宗室世族家行之使以下士大夫行之者庶幾見之於今日矣此豈非化民成俗之一助也余不勝慕用之深謹記其顛末如此俾揭于祠宇之楣間庶乎永順俱有河間東平之賢而已著於諸公所撰碑誌故此不復贅選與遇輝早游師門熟聞文元公緒餘故其見諸行事也如此矣

歲 崇禎柔兆攝提格季秋日德殷宋時烈記

一絲亭記

漢鼎之重而繫於嚴子陵一絲何也古今天下釣者非一矣獨取於子陵乎嗚呼知子陵者鮮矣釣臺舊有祠堂晦翁朱夫子常稱范希文記文甚偉而然而曰江子我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又以其羊裘題軒客星命閣者爲善今谷雲居士金延之乃以一絲而扁其亭其江子我之意乎其思深而義遠則有加矣且夫漢鼎之繫是云者其亦無其說乎嗚呼道喪千載聖遠而言堙矣子陵者乃能以懷仁輔義一言公誦於功名將相之世夫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伯夷之節昭乎日月而實本於求仁而得仁後世之不奪不饜皆原於後義之害大

哉仁義之道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之道如此其大則漢唐之人不敢輕重特其餘事耳若子陵之節非有得於此其能使黨錮諸賢激其頹波而善善惡惡乎其能使賊操徘徊於黃耳金鉉之傍而不敢取乎又能使蕞爾巴蜀仗義討賊而孔明庶幾禮樂乎然非知幾識微之君子夫孰知子陵之功如此其大也此希文之能言而終不如子我之不言也記昔晦翁之時有謂子陵非詭激索隱者晦翁以爲使子陵而可作則當發一大笑也夫詭激索隱豈所以論子陵者哉自周程以後仁義之說大明故胡致堂先生拈

出其懷輔仁義一句刻石於釣臺則晦翁每過其處摩挲太息而不能去蓋晦翁首論復讐雪耻之道而曰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此其孟子對梁惠之意乎今又眷眷於此者如此則知其所感者深矣其曾論微子篇之微意歟其後東湖之歎亦此意也既而惡聞仁義之說者毀滅致堂之石則其世道何如也晦翁之歎烏可不發於釣臺也曰然則子陵之仁義果可以班乎孟朱二子乎曰否否子陵蓋所謂一言之幾乎道者也一言幾乎道猶足爲一世之重況實體其眞腹貴王賤伯則其功烈之盛豈止於漢鳥之不移而已哉延之之亭適在漢陽之東湖而其

扁號又如此則其所感者亦深矣其大王考文正先生少講服仁義之說能以隻手撐拄乎傾覆之宇宙易曰神武不殺蓋謂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也然則亦無事於子陵之一絲矣嗚呼世道熄矣去先生之世未及百年而成仁取義之士例見非議安知一絲之扁不並與致堂之石而見毀耶毀不毀非所可論而竊恐使子陵復發一大笑曰此狂奴恨識一癡兒以惹許多般於千載之下也云爾　崇禎強圉單閼陽月日德殷宋時烈記

汪山淨友堂記

萬曆壬辰之變我先君子睡翁公自漢師避兵輾轉

至懷德之汪山以復邦族蓋自清風郡守府君占得
園林丘壑之美館宇深靚擅勝宗黨我曾祖考西阜
府君洎弟圭庵先生以再從之姪常往來拜謁僉樞
君諱黃生以旁枝承統世業益饒見我先府君至歡
迎慰諭曰不有亂離安得覿此京族即掃宅傍邃堂
以處之食焉衣焉愈久而愈見酒杯之寬我家知禮
習靜兩叔父憐我府君之童鰥每來看護則僉樞君
輒治酌命賓以娛之公之婦弟禹君得臣亦逸羣之
人也琴歌棊射日與歡洽以故先府君頓忘流寄之
苦既而梧陰尹相公以　命體察南方開府以來歎
賞園林丘壑之美駐節于堂上與我諸父傷時慨歎

遂留詩以謝主人自是人與地益增聲價而清風公宅相洪氏李氏皆京洛名家往來居處皆謝公厚善而愛賞其境致矣其後蓮亭不免圮毀此地之失良構幾百年而士豪重建於 崇禎丙寅我先君遺跡可以復尋矣翌年丁卯十月初十日薦祀於持平府君墓因與二弟時燾時杰同宿堂房俯仰疇昔倏爾六十年矣愴感興懷徘徊不忍去每思頻數來往而老病不能甚可歎也士豪請步梧相韻忘拙而續貂焉矣今又請記焉時著雍執徐暮春上澣德殷宋時烈記

木食窩記

李延平語聱翁先生曰吾儕今日只可於僻寂處草衣木食度此歲月聱翁反招操亦曰木食澗飲此樂渺何窮此木食字視顏子簞食尤爲簡儉也二先生授受之意豈偶然哉文谷相公退處青門外四十里之地結茅而因地名扁以木食可謂冥會於二先生語矣公蓋曰吾悔之吾肉食幾年而所謀者未有以尊　主庇民則從今反顧而木食斯可矣斯蓋自道而其實平生未嘗經營生産故釋位而退也無屋可居無田可耕不與羣狙先後爭芧則而將奚食哉此非但地名偶然也記昔宋之潞公溫公諸大賢進則致君堂之績既退而有耆英真率之會優游逸樂使

人歆艷至登於繪事而今公有潞溫盡瘁之忠而進退俱皃豈非命也耶第今活計是摽枝野鹿時意象以公之德以此化俗皆有以去醪返醇則安知今人不有能食桑椹者耶且使學子輩皆有以去膏粱之習而有味乎二先生之訓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飢寒蔚然有洛建之風則不幸蹉跌山頂啖薺者縱有道州之行豈不益爲吾道之光也然後可忘其前時跋蹇居東之皃而悠然浩然使人觀其赤舄之几几而德音不瑕矣豈不盛哉敢以是爲善頌之一端云　崇禎著雍執徐遯之初吉德殷宋時烈記

完山府燕申堂記

完山李公濡子甫按節之二年政成事簡暇日役游手構一堂於客館之北偏扁以燕申曰此吾視事之餘燕坐怡神處靜觀動之所也余曰君子節宣之道當如是也夫動靜無端勞逸相仍物之理也故曰靜之不能無動猶動之不能無靜也然動無資於靜而靜有資於動故聖賢教人多主於靜其知要哉夫終日治事心氣耗矣退就虛閒之地存心養氣獨觀昭曠之原則以至應事接物皆得其宜矣然或出而聽斷之際不能以理制事徇私妄作則退處之時雖欲安心定志尤悔薰心謗議叢身矣顧安有燕申之趣哉故大易之義以爲其用不利則不能安其身也其

所爲利者循理之謂也然毫釐之差君子謹之公之爲此堂豈爲舒體自便以照無物之地如老氏之私己哉昔晦翁先生之爲吏也民戶錢絹手自勾銷而閑時靜坐則夜聞鍾聲以驗心體之存否其體乾而自强不息也如是哉愚之所聞於師友者如此故於是乎言歲　崇禎著雍執徐觀之上澣德殷宋時烈記

三賢閒記

維我黑巖府君墓文慕齋金先生所撰也稱道三賢事行雖約而盖知其氣像規模也其文刊行於金先生文集舉世皆知之矣當時過其閒者無不肅恭曰

此三賢所居也故有此名焉其居實在漢師之盤松坊鈐店洞今此清州馬巖里者府君歸老之所衣履之藏而文忠公畢命之地也成東洲夫人墓祔在府君傍西阜府君墓亦五里而近三賢遺跡蓋多在此此名之稱於此亦久矣噫三賢事行固赫赫照人耳目而金惕菴謹菴亦府君側出女婿也其以儒學見稱於野史者甚彬彬焉豈當時德星偏照於府君一家也耶然其不入於三賢之數者豈以其年輩差後故耶自是以後府君曾孫則有習靜公諱邦祚清名直道爲世所宗我先府君睡翁公諱甲祚從氏忠顯公諱時榮樹立卓然 褒典輝煌自後此閭益著顯

於無窮矣德厚者流光豈不信哉文忠公受後　命
時府君祠版極有靈異茲事載在名臣言行録昔余
初受禍時亦然其謂父子祖孫幽明異塗者誠不知
天理者也黑巖府君諱世良字貞夫西阜府君諱龜
壽字耆叟文忠公諱麟壽字眉叟成東洲諱悌元字
子敬西阜以下卽所謂三賢而寔黑巖府君之子與
婿云　崇禎紀元後六十二年己巳六月日西阜公
曾孫時烈謹識

九巷先生文集卷九十四